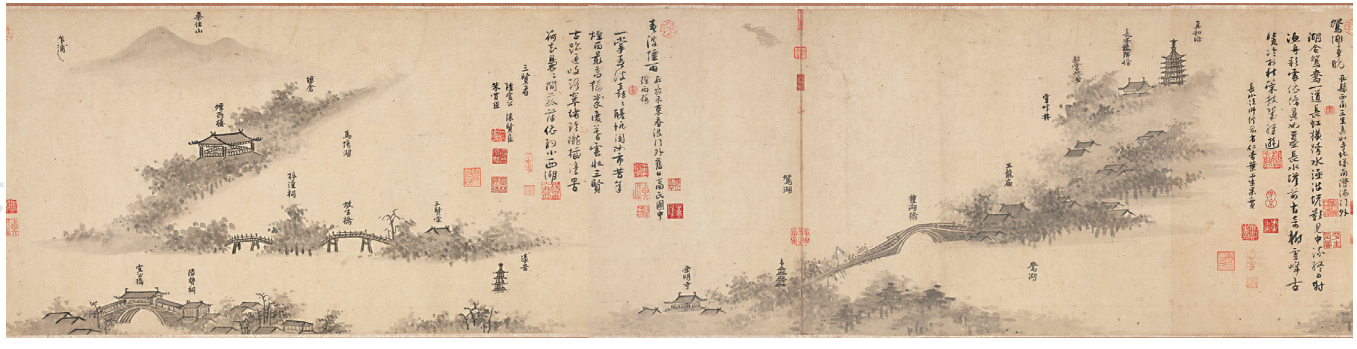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空翠風煙」、「龍潭暮雲」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鴛湖春曉」、「春波煙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月波秋霽」、「三閘奔湍」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胥山松濤」、「武水幽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I: 10.6541/TJAH.201909_(47).0002

以圖傳史與扁舟同遊：吳鎮的《嘉禾八景圖》*

傅立萃**

【摘要】吳鎮《嘉禾八景圖》被視為宋代《瀟湘八景圖》傳統在十四世紀的一個重要繼承和轉化，它接近輿圖的實景表現法也受到學者的關注，然而它的製作與地方文化意識的關聯，仍未得到充分的討論。本文認為畫家題跋中流露的地方文化意識，實為貫穿畫卷製作、整合圖文、傳達多層畫意的重要紐帶。這個研究角度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吳鎮以圖傳史的意圖，也可以透過景點的描繪與實際地理的比較，分析出畫卷的構圖安排隱含著四條遊覽嘉興的水路旅程。

關鍵詞：吳鎮、嘉禾八景、地方志書、嘉興水路

現藏臺北故宮的《嘉禾八景圖卷》（圖1），是元代畫家吳鎮（1280－1354）傳世畫跡中一件相當特別的作品。畫家在以七段紙銜接而成的長卷上描繪了嘉興地區的八個著名景點，八段風景分別題上詩意的四字標題、景點說明和題詞。（附錄1）畫卷前有金湜（正統六年〔1441〕舉人）題「嘉禾八景」四大字篆書引首，拖尾另接兩紙題跋，作者分別為元末的辛敬（活躍於十四世紀

＊本論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局資助之研究計畫「佛教山水和文人：元末明初的佛教名山圖」（編號640313）的研究成果。論文研究期間承蒙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陳韻如博士、何炎泉博士、劉宇珍博士和文創行銷處林宏燮先生提供寶貴意見與協助，在此表達衷心感謝。香港大學建築學院中國城市與建築研究中心博士生穆燕潔協助電腦繪圖、估算地理距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生鄧樂欣協助資料收集與校訂，特此鳴謝。衷心感謝兩位匿名審稿專家慷慨賜正，執行編輯陳卉秀女士細心校訂。文中錯漏之處，一概為筆者責任。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和明代的周鼎（1401－1487）。（附錄2）畫心第一段與前隔水之間，以及畫心最後一段與辛敬題跋的接縫上，各鈐有兩枚和一枚被截去的殘印，而各段的接縫上都有項元汴（1525－1590）的收藏印，可見《嘉禾八景圖》在進入項元汴收藏後被重新裝裱，成為我們目前看到的畫卷狀況。①

由於《嘉禾八景圖》與吳鎮其他山水的風格稍異，曾引起部分學者的疑慮。② 然而細察筆畫中線條、題字，用筆皆中鋒圓潤，而景物描繪雖粗疏簡略，卻不失對空間細節的關注，在在反映了吳鎮的筆墨特色與元代山水寫景的時代特徵。③ 除了山水風格外，畫卷最引人注目的是畫家在卷首和卷尾的題識，為畫卷的製作和解讀提供了多層次的框定和導引，說明嘉禾八景取景與題詞所欲援引的圖像和文本傳統——包括瀟湘八景、志書圖經、宋人詞牌，並解釋了畫卷為佛寺修建募緣而繪製的目的。

卷首、卷尾題文依序摘錄如下：

> 勝景者。獨瀟湘八景得其名。廣其傳。惟洞庭秋月。瀟湘夜雨。餘六景皆出於瀟湘之接境。信乎其真為八景者矣。嘉禾吾鄉也。豈獨無可攬可采之景歟？閒閱圖經。得勝境八。亦足以梯瀟湘之趣。筆而成之圖。拾俚語。倚錢塘潘閬仙酒泉子曲子寓題云。至正四年歲甲申冬十一月陽生日書於橡林舊隱梅花道人鎮頓首。
>
> 幽瀾泉乃嘉禾八景之一。而亭將摧。在山師欲改作而力不暇給。惟展圖者思有以助之。亦清事也。梅花道人鎮勸緣。

① 畫心第一段右上邊有一枚朱文橢圓印，右下邊有一枚白文方印被截去部分，已無法辨認。畫心最後一段緊接辛敬的題跋，兩者中間並無隔水，題跋紙質更為暗黃，高度較畫心略矮，右上角有一枚被接縫截去部分的「考古證今」朱文印，屬於項元汴所有。

② 徐小虎在其吳鎮研究中將《嘉禾八景圖》歸為後人根據吳鎮風格的「變形之作」，但沒有具體討論這件作品。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著，劉智遠譯，《被遺忘的真跡：吳鎮書畫重鑑》（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481。筆者認為《嘉禾八景圖卷》的筆墨風格、題字排列的習慣、空間感的表現、建築物的描繪等許多方面，其實頗符合此書所歸納出的吳鎮真跡的風格特徵。畫作的真偽以及收藏印的鑑別必須另文討論。

③ 瀧精一，〈吳鎮嘉禾八景に就て〉，《國華》，500期（第42編，第七冊，1932），頁194-2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嘉禾八景》最具啟發性的研究，多著力於作品意義第一層次的框定，石守謙、小川裕充討論畫家如何將宋代著重意境表達的瀟湘八景，重新詮釋為實景、勝景的組合，確立《嘉禾八景》為《瀟湘八景》原型在十四世紀的一個重要繼承和轉化，對明代中期實景勝景山水、乃至紀遊山水的興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④ 另一方面，《嘉禾八景圖》參考圖經的作法也引起學者的注意，Julia Orell、李傑榮分析手卷景物的描繪如何採用了輿圖的製圖手法，並指出這件作品與傳世幾件地圖式山水畫的相近之處。⑤ 此外，也有學者對《嘉禾八景》題跋中的地名進行了詳細的考證，⑥ 分析了題畫詞所採用的「酒泉子」曲子，並將《嘉禾八景圖》聯繫到宋代已經出現的有關嘉禾地方景物的組詩創作。⑦ 然而目前諸多研究對於吳鎮在題跋中所流露的地方文化意識，以及畫卷製作的文化脈絡，似仍未給予足夠的討論。筆者認為此一地方文化意識，實為貫穿畫卷製作、整合圖文與構圖安排、傳達多層畫意的重要紐帶。

本文擬在現有豐富的研究基礎上，深入探討吳鎮《嘉禾八景》圖文與地方歷史、文化的關係，並進一步分析吳鎮題跋中所設定的多重命題如何落實到《嘉禾八景圖》中。吳鎮參考圖經以創作八景，似乎是他區隔、轉化瀟湘八景原型的重要途徑，吳鎮參閱圖經的作法，除了分析地志輿圖對《嘉禾八景》寫景手法的影響，是否可以將之置於地方文化意識興起的脈絡來理解？《嘉禾八景》的組景、詞詠，除了援引瀟湘八景與酒泉子曲子，是否也可能受到嘉興地方詩文傳統的啟發？畫卷如何達到為佛寺募緣的目的？此一動機應否納入畫卷

④ 石守謙，〈勝景的化身──瀟湘八景山水畫與東亞的風景觀看〉，收於《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臺北：允晨文化，2002），頁129-134；小川裕充著，黃立芸等譯，《臥遊：中國山水畫的世界》（臺北：石頭出版社，2017），頁237；姜永帥，〈從「瀟湘八景圖」到「紀游圖」──中國繪畫史上一個關於畫意轉換的案例〉，《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16年1期，頁47-53。

⑤ Julia C. Orell, “Picturing the Yangzi River in Southern Song China” (Chicago: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1), pp. 131, 148; 李傑榮，〈吳鎮《嘉禾八景圖》──介於地圖與山水畫之間〉，《中國美術研究》，2015年2期，頁51-56。

⑥ 李德塤，〈吳鎮《嘉禾八景》圖題跋考識〉，《齊魯藝苑》，1989年3期，頁22-25、51。

⑦ 李傑榮，〈吳鎮《嘉禾八景圖》──介於地圖與山水畫之間〉，頁47-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製作的整體考慮？透過仔細分析這件作品，我們發現《嘉禾八景圖》在類似草稿的簡筆風格下，從選景至景點的安排，皆經過匠心的考慮和設計。畫卷描繪景點所反映的寫實企圖與時代特殊性，不但有助於我們確認畫卷的創作時代，也為我們了解元末嘉興的歷史地理以及畫家的創作意涵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一、圖經志書與地方文化

圖經有圖有文，圖是地圖，經乃地圖的說明文字。圖經的編纂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至隋、唐，圖經發展已相當成熟，各地州縣定期編造圖經上送。北宋圖經的編纂盛極一時，真宗景德四年（1007）曾下詔全國各地造圖經獻進，朝廷又在地方呈送的圖經基礎上整理校正，匯纂總集，成書於祥符三年（1011）的《祥符州縣圖經》即為其中一部重要的圖經匯編。⑧ 由朝廷下令地方編纂的圖經，內容基本「反映當地自然景觀、沿革建置、兼述風俗歌謠，帶有古代『採詩以觀民風的遺跡』」，⑨ 是朝廷治理和地方施政的重要依據。不過文人士大夫對圖經的興趣並不止於此，唐代的韓愈便是著名的例子，他在南遷過韶州前，先向韶州的地方官借閱圖經，以便入境問俗，作為旅遊導覽：「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⑩

吳鎮並未明言他所參閱的圖經為何，著錄中宋代編造的《（秀州）舊經》、《（嘉興）圖經》，今已不存。⑪ 事實上，北宋宮中、州縣所藏圖經，

⑧ 方豪，〈宋「祥符州縣圖經」初探〉，《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期（1970），頁58。

⑨ 黃燕生，〈中國歷代方志概述〉，來新夏主編，《中國方志綜覽》（合肥：黃山書社，1988），頁398。

⑩ 韓愈，〈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見李埴（1161－1238）〈輿地紀勝序〉，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3。Peter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2, no. 1 (2001), p. 58. 李傑榮，〈吳鎮《嘉禾八景圖》——介於地圖與山水畫之間〉，頁52。

⑪ 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上海：中華書局，1962），頁338-3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於並未付刻，只存繕錄本，又歷經戰禍，大多佚失。⑫ 現存年代最早的嘉興地方志書，是元代至元年間的《嘉禾志》，當時序言的作者即指出：「所謂舊經，雖博覽之士無所見」，顯然宋修圖經在編志時已經失傳。⑬ 《至元嘉禾志》出版於1288年，《嘉禾八景圖》繪製的時間更在半個世紀後，舊圖經的取得想必更為困難。

吳鎮可能寓目的圖經雖不可考，輿圖對《嘉禾八景》圖繪方式的影響卻相當明顯，這一點許多學者已經指出，⑭ 此處暫且不論。我們必須留意的是，圖經的編纂在南宋以後由盛轉衰，為方志所取代。⑮ 對圖經感興趣的吳鎮，是否也參閱了南宋以後興起的地方志？他是否可能以「圖經」這個舊稱來泛指地方志書？無論如何，吳鎮卷首題識「嘉禾吾鄉也，豈獨無可攬可采之景歟？」所流露的濃厚地方文化意識，似乎必須放在宋元地方志興起的文化脈絡中來理解。

從體例和內容來看，北宋的圖經和南宋以後的方志非常類似，也包括了疆域、建置、歷史沿革、風俗等門類，⑯ 但是兩者的編纂存在幾個重要的差異。首先，圖經乃由朝廷詔令地方郡縣編造，主要為中央政府搜集地方情報，而方志的編纂則是由地方主動發起。其次，方志的內容也較圖經更為豐富詳盡，地方文獻的記載、文學題詠的保存、歷史地理的考證等都是方志的重要組成部

⑫ 方豪，〈宋「祥符州縣圖經」初探〉，頁59。

⑬ 徐碩纂，單慶修，嘉興市地方志辦公室校，《至元嘉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3。

⑭ 石守謙，〈勝景的化身——瀟湘八景山水畫與東亞的風景觀看〉，頁129-134；李德塤，〈吳鎮《嘉禾八景》圖題跋考〉，《齊魯藝苑》，3期（1989），頁22；藍勇，〈宋《蜀川勝概圖》考〉，《文物》，1999年4期，頁54-58；Julia C. Orell, “Picturing the Yangzi River in Southern Song China,” pp. 131, 148.

⑮ 有關圖經和地方志的發展歷史，詳見Peter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pp. 37-76.

⑯ 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5），頁33-101。亦參見林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新史學》，18卷2期（2007.6），頁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而且地方志例必付梓，顯示它預設的讀者群更大，流通更廣。⑰ 地方志的編纂雖然常由地方官員主持並領銜掛名，但實際的編纂工作來自地方學者士人的參與。更重要的是，南宋時期地方志的大量出現，和士人態度的轉向、地方意識的勃興有著密切的關係。南北宋之際，菁英家族開始把注意力由朝廷和中央轉向地方，更積極的投入地方事務，包括興建學校、編纂地方志等。地方士人對於地方事務的積極參與，並不因南宋滅亡而中斷，地方志的編纂在元朝統治期間仍然持續發展。元代所修方志約160種，兩浙尤多，約40種，修志文化之盛，不減前代。⑱

嘉興地方有志，也是始於南宋時期。南宋淳熙元年（1174），郡守張元成延請聞人綱（字伯紀）撰修《嘉禾志》五卷。⑲ 寧宗嘉定七年（1214）郡守岳珂（1183－1243）再聘請地方先輩關栻續修，可惜關栻的續志因為岳珂離任他調而未竟其功。⑳ 淳熙與嘉定的《嘉禾志》似乎在成書後不到百年即已不易取得，理宗淳祐七年至十年（1247－1250）任職嘉興通判的藏書家袁似道（1191－1257），即以「家富古書，江浙圖史無不備，獨禾興闕」為憾。㉑ 入元以後，嘉興路經歷司的經歷單慶以「郡志未備，非缺典歟？」，延請郡博士徐碩（1268年進士）根據舊本重修。曾助修嘉興路路學及宣公書院的徐碩，「網羅

⑰ Peter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p. 46.

⑱ Peter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p. 40. Peter Bol cited from researches by Robert Hymes and Robert Hartwell. Robert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2, no. 2 (1982), pp. 365-442;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亦參見Peter Bol,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4, no. 2 (2003), pp. 1-50. 黃燕生，〈中國歷代方志概述〉，頁405-409。

⑲ 郭誨，〈序〉，徐碩纂，《至元嘉禾志》，頁3。聞人綱，字伯紀，南宋進士，生卒年不可考，陸游1170年的《入蜀記》中曾提到他。

⑳ 唐天麟（1227－？，1256年進士）〈序〉，徐碩纂，《至元嘉禾志》，頁4。

㉑ 郭晦，〈序〉，徐碩纂，《至元嘉禾志》，頁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散失，抉剔幽眇，考古訂今，裒集會粹」，將聞人伯紀簡略的《嘉禾志》由五卷增益為三十二卷，分類亦由二十五門擴充為四十三門。編纂的工作始於至元二十一年（1284），刊行的時間大約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㉒《至元嘉禾志》是現存年代最早、也是唯一一部元代編纂的嘉興地方志。

值得注意的是嘉興古稱檇李，為吳越爭戰之地，其後地名幾經變更，春秋時為長水縣，始皇時改為由拳縣，三國吳黃龍三年因野稻自生改名禾興以志瑞，㉓後又因避太子名諱改為嘉興。隋、唐時嘉興縣分屬杭州、蘇州，五代時升嘉興縣為秀州，直到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又改秀州為嘉禾郡。南宋慶元元年（1195），寧宗以嘉禾為孝宗毓聖之地，將嘉禾升為嘉興府。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為嘉興府安撫司，次年改置嘉興路總管府，明清以後皆置嘉興府。㉔換言之，在漫長的歷史中，嘉興名為嘉禾只有北宋徽宗至南宋寧宗的短短七十八年。聞人伯紀的淳熙志是在南宋改稱之前所編，所以名為《嘉禾志》。徐碩的志書雖然刊印於元代，仍沿用南宋舊志名稱，似乎帶有延續南宋傳統的懷舊意味。事實上，徐碩修志的時間距離南宋滅亡不到十年，徐碩本人和撰寫序文的郭晦（1250年進士）、唐天麟（1227－？，1256年進士）都是南宋進士，㉕《至元嘉禾志》收錄的內容，主要是南宋舊志的續修和增補。以嘉禾標題的志書只止於元代，明清以後編纂的方志皆改以嘉興命名。

南宋的《嘉禾志》皆已佚失，明代以後的嘉興地方志都是直接引用《至元嘉禾志》。世居嘉興的清初詞人朱彝尊（1629－1709）雖以《至元嘉禾志》部分內容失之疏略為憾，但仍肯定作者所采錄的「碑碣題詠，居全書之半，舊章籍以考證，足快於心矣。」㉖《四庫全書》的編纂者也指出「其書序甚詳，每條

㉒ 郭晦的序作於至元戊子（1288），所以刊行的時間應該相去不遠。郭晦，〈序〉，徐碩纂，《至元嘉禾志》，頁3。

㉓ 王象之《輿地紀勝》作「嘉禾」。王象之，《輿地紀勝》，頁168。

㉔〈沿革〉，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1，頁1。

㉕「宋登科題名」，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15，頁145-146。

㉖ 朱彝尊，〈至元嘉禾志跋〉，《曝書亭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4，頁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下間繫以考證，尤為典核。」㉗ 我們雖不能排除吳鎮有機會參閱北宋舊經、或南宋舊志，但是出版年代更接近、內容也更齊全的《至元嘉禾志》，應該是他相對更容易取得的地方志書。地方志以所採集的門目史料定義一個地方，如唐天麟《嘉禾志》序稱：「世道污隆之故，人物盛衰之由，與夫山川風景之所以殊，郡邑事蹟之所以異」㉘ ，吳鎮八景選擇嘉禾地方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人文景觀，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同樣的企圖。相隔半世紀的《至元嘉禾志》和《嘉禾八景圖》皆以嘉禾命名，即使不能證明吳鎮的確參考了《嘉禾志》，兩者應可視為相關聯的文化現象，兩者定義的嘉禾有何異同，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二、風土記實與回憶舊遊—嘉禾八景與文學歌詠

北宋的宋迪（約1015－1080）創製《瀟湘八景》山水，以特定時間、氣候、季節的詩意標題框定物像，而不限於特定地點，北宋以後，八景題材盛行，衍生出各種地方的八景、十景，從著錄題畫詩的標題判斷，這些勝景組合，逐漸從「意境」的框定朝向「定點景觀化」的發展，㉙ 這是吳鎮《嘉禾八景》所承襲的八景脈絡。另一方面，在詩歌的領域，以特定地區為總題、以特定景點為分題的八詠、十詠等多景組詩最遲在唐代已經出現，㉚ 不同於《瀟湘八景》以詩意化的四字標題「將瀟湘風景轉化成八個可被觀賞的意境」，㉛ 各詠的標題多是直陳景點，歌詠的內容也更豐富自由，可以寫景、懷古、抒情、紀事、證史。姜斐德的研究指出，宋迪瀟湘八景詩意標題的品題意象，展現兩

㉗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68，頁29-30。

㉘ 唐天麟，〈序〉，徐碩纂，《至元嘉禾志》，頁4。

㉙ 石守謙，〈勝景的化身——瀟湘八景山水畫與東亞的風景觀看〉，頁97、129-134。衣若芬，〈「江山如畫」與「畫裡江山」——宋元題「瀟湘」山水畫詩的比較〉，《雲影天光：瀟湘山水之畫意與詩情》（臺北：里仁書局，2013），頁320-335。

㉚ 朱靖宇，〈「八景」的源流〉，《北京政協》，1994年8期，頁42。李正春，〈論唐代景觀組詩對宋代八景詩定型化的影響〉，《蘇州大學學報》，2015年6期，頁167。

㉛ 石守謙，〈勝景的化身——瀟湘八景山水畫與東亞的風景觀看〉，頁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兩對仗的設計組合，類似律詩的結構。㉜ 而詠景詩的組景方式變化多元，可以呼應實景的空間佈局、展現詩人的遊蹤、或反映回憶、想像的意識流動。㉝《至元嘉禾志》也收錄了「舊志所載」的嘉禾詠景組詩，它們是否可能對吳鎮八景組成與呈現的方式提供了《瀟湘八景》之外的參考？

《至元嘉禾志》中收錄了兩組以嘉禾為題的八詠，是北宋徽宗（1101－1125）時期邑宰陸蒙老創作的〈嘉禾八詠〉以及郡守周邠的〈和嘉禾八詠〉，㉞分別以七言絕句吟詠八個景點，依次為披雲閣（子城上東偏）、月波樓（郡治西北二里城上）、金魚池（月波樓前）、宣公橋（縣東一里，春波門外）、五柳橋（春波門西一里）、 景亭（縣東南馬二里）、蘇小小墓（郡治東一百步）和羞墓（縣北十八里）。這八個景點和吳鎮描繪的《嘉禾八景》相當不同，嚴格來說，兩者重疊的標題景點只有月波樓／「月波秋霽」，金魚池附屬於「月波秋霽」，宣公橋是「春波煙雨」諸多景點之一，羞墓在「三閘奔湍」題詞中提到，但並未在畫中榜題標示。細考陸蒙老八詠皆集中在縣城內外，所取八個景點顯然是他公餘之暇就近遊訪之地，而吳鎮《嘉禾八景》雖統攝於八景之下，不但標題景點分佈更廣，而且畫中實際描繪或以文字標註的景點數目卻超過六十。

豐富的取景在組詩的傳統中也有前例可循，至元《嘉禾志》即收錄了張堯同所做的〈嘉禾百詠〉。㉟ 張堯同為南宋寧宗（1195－1224）時嘉興人，他的百詠詩在明清時期被翻刻為單行本並收入《四庫全書》，根據四庫的編纂

㉜ Alfreda Murck, *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70-72. 石守謙，〈勝景的化身──瀟湘八景山水畫與東亞的風景觀看〉，頁105。

㉝ 李正春，〈論唐代景觀組詩對宋代八景詩定型化的影響〉，頁168-170。

㉞ 〈題詠〉，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31，頁357-360。陸蒙老的〈嘉禾八詠〉也收錄於沈季友，《檇李詩繫》（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卷37，頁763。根據嘉興市地方志辦公室的編校考證，郡守周邠當為郡守周邦之誤。李傑榮亦指出陸蒙老〈嘉禾八詠〉、張堯同〈嘉禾八詠〉為吳鎮詠嘉禾八景的前例，李傑榮，〈吳鎮《嘉禾八景圖》──介於地圖與山水畫之間〉，頁50。

㉟ 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31，頁348-357。根據《檇李詩繫》的考證，「宋慶元後始立嘉興府，而堯同稱吾州，且所詠間及寧宗時事，當是寧宗（1195－1224）時人。」沈季友，《檇李詩繫》，卷3，頁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嘉禾百詠〉並非孤例，北宋徽宗時阮閱（？－大約1126，1085年進士）為郴州太守時寫《郴江百詠》首開其風，至南宋文人學士以百首歌詠地方土風之勝，蔚然成風，孝宗時（1163－1189）華亭許尚有《華亭百詠》、寧宗時曾極寫《金陵百詠》，㊱ 南宋咸淳年間（1265－1274）董嗣杲亦有《西湖百詠》二卷。㊲ 四庫編纂者雖批評「所作皆以百首為率，互相仿效，勉強取盈，不免沿為習套」，但仍肯定《嘉禾百詠》：「其詞雖不甚工，而自吳越以後，嘉興典故頗可得其梗概。……採掇名目，臚叙大凡，其於地志考据，要不為無助矣。」《至元嘉禾志》的編纂者也稱讚〈嘉禾百詠〉「郡縣風物咸備焉」。〈嘉禾百詠〉組詩不以詩意品題取勝，而是因為豐富的取材，在地志考據、紀錄土風方面受到重視。《嘉禾八景》在一景中描繪、標示諸多景點，確實相當接近〈嘉禾百詠〉的取材廣度，兩者取景種類的豐富駁雜，又似乎與圖經、方志相類。㊳

《嘉禾志》中所錄的另一組詩〈華亭十詠〉，㊴ 所歌詠的地點雖與《嘉禾八景》無涉，卻是組詩詠景而兼記實的一個重要前例。〈華亭十詠〉為北宋真宗時期的華亭縣令唐詢（1005－1064）所作。如同《嘉禾八景圖》以卷首的題跋展開，唐詢十詠前也有頗長的序言，節錄如下：

> ……景祐初元（1134）八月，予被詔為縣。……粤今秋，邑人有訟古泖湖者，持舊《圖經》詣庭以自直，因得而究之。凡經所記土地、人物、神祠、墳壟，所書甚詳。行部之餘，輒至其地，因里人而咨焉，多得其真。代異時移，喟然興嘆。即采其尤著者，為十詠，皆因事記實，按圖可見，將以志昔人之不朽，存舊俗之所傳耳。㊵

唐詢序言中提到細閱舊圖經所記、親訪其地、「采其尤為著者為十詠」的

㊱「嘉禾百詠一卷」，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65，頁6-7。曾極為臨川人，許尚為南宋華亭人，董嗣杲為杭州人。

㊲「西湖百詠二卷」，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65，頁29-30。

㊳〈嘉禾百詠〉歌詠的地點與八景描繪和標識的景點，可以分別歸入《嘉禾志》多達十六個門類。（附錄3）

㊴ 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29，頁317-318。

㊵ 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29，頁3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程，和吳鎮「閒閱圖經，得勝境八」頗為相近。唐詢在每一歌詠景點標題後附加類似地方志書的說明文字，例如：「柘湖，在府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柘樹，因以為名」，和《嘉禾八景》：「武水幽瀾，在縣東三十六里，武水北，景德教寺西廊，幽瀾泉品第七也。」如出一轍。唐詢重視風土考察、因事記實、以圖證史的取景、寫景方式，反映宋代士人對考察地方歷史、地理知識的一種積極的態度，和宋代地方志的興起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文化現象。對圖經、志書感興趣的吳鎮，是否可能閱讀過收錄《至元嘉禾志》中的〈華亭十詠〉，因而對這種採集土風的詠景取徑有所借鑑？

除了嘉興詩歌的傳統，《嘉禾八景圖》每景都有吳鎮的題畫詞，採用的是潘閬（？－1009）的「酒泉子」曲子。潘閬為北宋真宗（998－1021）時期的詩人、詞人，他以酒泉子填詞，分詠「錢塘」、「西湖」、「孤山」、「西山」、「高峰」、「吳山」、「龍山」、「觀潮」等錢塘西湖風光，又稱〈憶餘杭〉。潘閬的《酒泉子》在明清以後的詞史上雖名不甚著，在南北宋之際頗受當時文士青睞，或將之書於玉堂屏風，或將其繪成圖畫。㊶《酒泉子》詞以及其所產生的繪畫，為吳鎮創作《嘉禾八景圖》提供了另一個有別於《瀟湘八景》、以西湖為中心的文學繪畫傳統，如衣若芬指出，「《嘉禾八景》的八闋詞在體制上隱約綰連了書寫西湖的傳統」，顯然有以嘉禾八景媲美西湖勝景的用意。㊷

必須指出的是，《酒泉子》是民間詞的形式，乃隋唐以來俗樂聯章體的體裁，潘閬將俗文學加以改造，吟詠的內容、遣詞造句、乃至詞的意境都趨向雅化。㊸ 此外，唐、五代時期的詞，主要為表達女性閨怨的抒情傳統，而潘閬的《酒泉子》描寫「湖光山色、人文景觀」，把「山水和士大夫的隱逸情懷」帶入了詞的世界，擴大了詞的題材和表現內容，具有時代的開創性。㊹ 吳鎮採

㊶ 李傑榮，〈吳鎮《嘉禾八景圖》——介於地圖與山水畫之間〉，頁50。

㊷ 衣若芬亦指出，「《嘉禾八景》的八闋詞在體制上隱約綰連了書寫西湖的傳統」。衣若芬，〈「江山如畫」與「畫裡江山」——宋元題「瀟湘」山水畫詩之比較〉，頁334。

㊸ 聯章體「把兩首或兩首以上的歌詞按照一定的關係組合在一起」，關於「酒泉子」的形式與潘閬的創新，詳見張偉，〈潘閬研究〉（遼寧：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頁30。

㊹ 張偉，〈潘閬研究〉，頁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酒泉子》曲牌，以俚語入詞，也可視為他企圖轉化瀟湘八景傳統的嘗試，在某種意義上，可說繼承了潘閬轉化俗文學的創新精神。更值得注意的是，潘閬《酒泉子》發揮了聯章體民間詞所具有的敘事性，每首皆以「長憶」開頭吟詠，如「長憶錢塘」、「長憶西湖」，接著敘述二十年前舊遊所見，而以「別來無翼可飛騰，何日得重遊」、「別來已是二十年，東望眼將穿」這些憧憬重遊、思而不得的惆悵結尾，他的詞「可以說是一首首回憶錄或簡短的遊記」。㊺《嘉禾八景圖》題詞雖未直陳憶遊（附錄1），但亦不乏回憶舊日遊覽情景的句子，如「策杖幾經遊」（鴛湖春曉），有些詞句，如「紅塵不到蒼苔徑」（空翠風煙）、「陰森一徑松杉夜」（龍潭暮雲）、「三賢古蹟迷歧路」（春波煙雨）、「一塘遠接吳淞水」（三閘奔湍）、「門前一水接華亭」（武水幽瀾），似乎反映對遊覽的路徑回憶，或對水路的介紹，而表達個人情緒的的詞句如「古龍祠下千年跡。幾番殘燬喜猶存」（龍潭暮雲）、「獨憐天際欠青山。卻喜水迴環」㊻ 也為八景題詞加入了個人經驗的情感色彩。至於《嘉禾八景》圖畫本身是否也表達了「遊」的主題，稍後再詳加討論。

三、特定時空的嘉禾

《嘉禾八景圖》與〈嘉禾百詠〉或《嘉禾志》所定義的嘉禾，涵蓋的地理範圍並不完全一致。北宋嘉禾郡和元代嘉興路的轄區相同，皆領嘉興、海鹽、華亭、崇德四縣，治所也都在嘉興縣城，只是元代將華亭縣升為松江府，成為一府三縣。㊼《嘉禾百詠》的景點遍佈各縣，而以嘉興縣所佔的比例最高。《嘉禾八景圖》所標明的景點雖也分佈很廣，遍及海鹽（乍浦、秦住山）、華亭（雲間九峰），有些甚至到了江蘇接境（吳江塔、震澤、洞庭山），但是標題八景，包括縣西二十七里的「空翠風煙」，縣東三十六里魏塘鎮的「武水幽瀾」、縣東南十八里德化鄉的「胥山松濤」，都在元代嘉興縣轄區範圍內。

㊺ 張偉，〈潘閬研究〉，頁30。

㊻ 王次澄指出吳鎮經常在題畫詩中直接表達個人悲喜好惡的情緒。王次澄，〈吳鎮題畫詩初探〉，《中國古代文學研究》，2期（1999.12），頁141-142。

㊼ 楊遠，〈嘉興縣沿革考〉，《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7期（197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於長年幽居魏塘的吳鎮，「嘉禾吾鄉也」的鄉土認同版圖顯然以嘉興縣為中心，這一點不但顯示畫家選景有所側重，而且清楚反映了畫卷製作的時代特徵。明代宣德五年（1430）以後，嘉興的行政區域劃分有所改變，嘉興縣的西半部析置秀水縣，而東邊的魏塘鎮獨立為嘉善縣。[48] 吳鎮所描繪的八景從此分屬秀水、嘉興、嘉善三縣。

吳鎮「細閱圖經，得勝境八」，言下之意，似乎選擇的景點皆來自圖經所載，然而無論北宋舊經或宋元方志與《嘉禾八景圖》繪製的時間，皆有一段距離。細讀《嘉禾八景圖》，我們發現畫中所標示的景點，並非全都收錄於至元《嘉禾志》中，有些也不見諸明清以後編纂的嘉興方志。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某些地名、所在地點的記載，也與至元《嘉禾志》、甚至明清編纂的嘉興地方志所錄有異。地名的改變、地點的遷移，往往反映天下治亂、人事更替與物之興廢，也為《嘉禾八景圖卷》製作的時代背景提供重要的線索。[49] 以下選擇畫中部分地名，透過《至元嘉禾志》與不同版本明清嘉興方志及其他史料的比較，我們發現《嘉禾八景圖》所表現乃畫卷製作、特定時空的嘉禾。

（一）景德教寺

畫卷最後一段「武水幽瀾」（圖2-8）中，畫面右半部描繪的是吳鎮家鄉魏塘鎮的景德教寺，也是全卷最重要的寺院，景德教寺中的幽瀾亭即為吳鎮畫卷募緣修復的對象。吳鎮在題文和榜題中都寫明景德教寺，但元明方志的記載皆稍有不同。至元《嘉禾志》嘉興縣的寺觀部分記載：「景德院，在縣東北三十六里魏塘鎮」，在古蹟部分則記錄：「景德泉在魏塘鎮景德禪院之西偏。烹茶無滓，世傳以為常州惠山泉之次也。」[50] 。顯示南宋至元初，景德為一禪

[48] 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卷1，頁14。

[49] 許多輿圖的研究，都透過地名的考訂來推斷作品製作的年代。藍勇，〈宋《蜀川勝概圖》考〉，頁54-58。吳秋野，〈《蜀川圖》繪製與仿製的年代及作者考〉，《書畫藝術學刊》，14期（2013.7），頁89-109。

[50] 徐碩纂，《至元嘉禾志》，頁92、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院。在弘治《嘉興府志》中，景德教寺改稱講寺：

> 景德講寺在縣志東二里，舊名景德院。宋雍熙五年照禪師開山，景德間賜今額。洪武二十四年（1391）定為講寺，寺西有井曰幽瀾泉。㊶

景德寺名稱由禪院而教寺而講寺的改變，與宋元明佛教管理政策的轉變有關。宋代佛教的管理，因寺院的性質不同，分為禪剎、律寺和教院，因禪律以外各宗多以講說經律為主，所以教院又稱講院。㊷ 蘇軾為辯才法師塔落成所寫的頌詞，闡釋了禪教並重的態度：「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為禪所訶。禪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㊸

元代仍依循宋代佛寺的制度「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律曰教。」㊹ 元末江南士人劉仁本（1308－1367）在〈送大璞玘上人序〉中闡釋這三者的分別：「禪尚虛寂，律嚴戒行，而教則通釋經典，作其筌蹄者也。」並進一步指出元代佛教政策與宋代的區別：

> 至我朝世皇，……升教居禪之右，別賜茜衣以旌異之，實予期能講說義文，修明宗旨也。……故今宗門以教為重。㊺

元代統治者崇尚佛教，但朝廷對於佛教的經營管理仍具有明顯的政治控制意圖。不同於宋代以教入門，以禪那為依歸的禪教並重，元代「尊尚教乘，大

㊶ 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頁228。

㊷ 黃敏枝，〈宋代佛教寺院的體制並兼論政府的管理政策〉，收入《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頁305。

㊸ 蘇軾頌詞見蘇轍《欒城集・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卷24，頁5。田汝成，《西湖遊覽志》，《西湖遊覽志餘》（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4，頁2。

㊹ 宋濂等修，《元史》（四部備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卷202，頁10。

㊺ 劉仁本，〈送大璞玘上人序〉，《羽庭集》（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5，頁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江以南佛僧所廬悉惟其承傳之」，朝廷採取「尊教抑禪」的政策，[56] 刻意壓制作為江南思想文化重要代表的禪宗，轉而扶植教門，乃至在寺院歸屬上，易禪為教，用意在使佛教內部各種力量互相制衡。[57]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推測，在南宋時期本為一禪院的景德寺，可能在「尊尚教乘」的蒙元時期轉為教寺。吳鎮與景德寺僧的交往，也反映在另一件著錄的作品《四友圖卷》上，此卷完成於1346年，乃應寺僧古泉索畫而做，吳鎮在題跋中稱呼古泉「老師」、「講師」，而非「禪師」，間接證實景德寺在當時為一講授經典的教寺。[58]

明代立國之初，主要繼承元代的佛教制度，直至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大幅改革了佛教的管理制度，將僧人分為三等：「曰禪曰講曰教」。[59] 廢止律寺，將教僧獨立出來，與禪、講二僧鼎立，成為明代佛教政策的一大特色。[60] 明代的講僧主要在「闡明諸經旨義」，相當於宋、元「講說義文，修明宗旨」的教者，[61] 所以田汝成（1503－1557）在《西湖遊覽志餘》指出「今之講寺即宋之教寺也」。[62] 明代獨立出來的教僧則專責「演佛利濟之法，消滅一切現造業而清滌死者宿作過失」，也就是應施主要求做法事，為死者超渡，生者解冤，成為明代佛教與俗世最多互動的宗派。明代教寺的功能、性質與講寺已有清楚的劃分，教寺不再等同講寺，因此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將景德寺

---

[56] 黃溍（1277－1357），〈南天竺崇恩演福寺記〉，《金華黃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2，頁215。鄭元祐（1292－1364），〈元普應國師道行碑〉，《僑吳集》（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1，頁30。

[57] 孫少飛，〈論忽必烈、楊璉真加與江南佛教〉，《浙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卷5期（2015.10），頁401。

[58] 《吳仲圭梅松蘭竹四友圖并題長卷》，卞永譽，《書畫彙考》（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49，頁9-12。李肇亨的畫後題跋指出「此四友圖乃作於武水景德教寺、幽瀾泉畔。」

[59] 徐溥等撰，《明會典》（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78，頁1。

[60] 龍池清，〈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收入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六：明清佛教史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1979），頁8。

[61] 劉仁本，〈送大璞玘上人序〉，《羽庭集》，卷5，頁43。

[62]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14，頁2。蘇軾頌詞見蘇轍，《欒城後集》，卷24，頁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定為講寺，明代陸續出版的嘉興地方志也都稱景德講寺。《嘉禾八景圖》保存了景德寺在元末的名稱，間接記錄了佛教管理政策演變的這段歷史。⑬

（二）吉祥大聖寺

《嘉禾八景圖》中另一個需要考證的地名是與景德教寺一水相隔的吉祥大聖寺，《至元嘉禾志》記載：「大聖院，在縣東北三十六里魏塘鎮」，條目下的考證指出：

> 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四月開山，元豐二年（1079）立。[哲宗]紹聖元年（1094）有大聖菩薩在寺放光明。[徽宗]崇寧二年（1103）八月八日，省符改是名。今廢。⑭

我們注意到《至元嘉禾志》中記載的寺名是大聖院，少了吉祥二字。此外，編者的考證除了指出此院創立的年代，以及徽宗時期改名「大聖院」的由來，更在結尾註明「今廢」，顯示大聖院在元初已廢。然而《嘉禾八景圖》中吉祥大聖寺建築群的屋頂浮現於樹叢之上，院中還矗立著描繪相當仔細的七級佛塔。

《弘治嘉興府志》關於這座佛寺的記載如下：

> 大勝寺在縣治東二里，宋熙寧八年開山，元豐二年立。崇寧二年改大勝院。[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僧清梵肇建浮屠七級。洪武二十四年（1391）定為教寺。正統（1436－1449）間住持宗勝請為講寺。⑮

---

⑬《四友圖卷》曾經嘉興的收藏家項元汴（1525－1590）收藏，1648年李日華（1565－1635）的兒子李肇亨（1592－1664）又自項氏購得。李肇亨的題跋指出「四友圖乃作於武水景德教寺、幽瀾泉畔」。李肇亨是嘉興本地人，因此可能熟悉景德在吳鎮作畫的時期為一教寺。

⑭「宋熙寧八年（1075）四月開山，元豐二年（1079）創立。南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有大聖菩薩在寺放光明，徽宗崇寧二年（徽宗1103）八月八日，賜額大聖院。今廢。」徐碩纂，《至元嘉禾志》，頁92。

⑮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頁2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弘治嘉興府志》內容雖然可能主要抄錄自《至元嘉禾志》，不過有幾個值得留意的更動、刪減和增補。首先，我們注意到大聖院在明代已改稱大勝寺，它在宋代的寺名也隨之改為大勝院。其次，大聖院名稱的由來——大聖菩薩在寺中放光明——被刪除了，而增加了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僧清梵肇建了浮屠七級。

南宋大聖院佛塔的建造，紀錄在樓鑰（1137－1213）為友人陳大光所寫的〈魏塘大聖塔記〉。[66] 文中記載陳大光隨其父遷居嘉興之初，曾僑寓魏塘大聖院六年，「院以大聖名，中有瑞像，靈異幾不勝書。蓋自治平、紹聖時，履發光，其明屬天。」這一段佐證了《至元嘉禾志》的記錄，樓鑰提到的瑞像，是大聖菩薩，也就是僧伽。[67] 記文又提到陳大光一家祖孫三代闔門敬奉僧伽，皆親見僧伽神異，因此有建塔崇事之想。於是「歲捐百斛以為助」，由大聖院的老僧清梵「竭力為之經理」，終建成大聖塔。除了寺名、塔名不同，記文的後半段與弘治《嘉興府志》的紀錄相符。樓鑰形容建成的大聖塔「塔高七層，塔心相輪，依次而舉」也反映在畫中所描繪的七層高塔。（圖2-8）元末明初的嘉興秀才黃魯德在〈武塘十詠〉中有〈大勝塔〉一詩，證明此塔燬於元末戰亂前仍屹立千尺：

高標千尺插晴空，俯仰人寰一氣中。
終日無風鈴自語，不知火起梵王宮。[68]

根據以上的討論，魏塘鎮的大聖院在宋元和元明之際，經歷了幾次興廢，至於為何陸續改稱吉祥大聖寺、大勝寺，目前雖無資料可考，但我們注意到

---

[66] 樓鑰，〈魏塘大聖塔記〉，收入《攻媿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卷57，頁16a-17b。

[67] 有關宋代的僧伽信仰，詳見黃啟江，〈泗州大聖僧伽傳奇新論——宋代佛教居士與僧伽崇拜〉，收於《泗州大聖與松雪道人：宋元社會菁英的佛教信仰與佛教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頁13-80。

[68] 黃魯德〈武塘十詠〉，收入徐碩纂，《弘治嘉興府志》，頁237。這十首詩歌詠武塘（即魏塘）的十個景點，皆為作者目睹戰亂破壞的感傷之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元嘉禾志》記載，魏塘西北有另一座供奉僧伽的寺院，最初為北宋神宗熙寧年間僧智徽的母親張氏所造，以供奉泗州大聖菩薩，名泗州大聖庵，後因增建佛殿、造泗州大聖像，至南宋紹興三年（1133）朝廷賜額泗州大聖院，[69] 明代以後，改稱大聖禪寺，又稱北大聖寺。[70] 或許景德寺旁的大聖院在元代復寺以後，因為寺前有吉祥橋，[71] 改稱吉祥大聖寺，以之區別位於北邊的泗州大聖院，最後又定名大勝寺。

（三）天福寺

畫卷第五段「月波秋霽」（圖2-5）中與月波樓隔著金魚池遙遙相對的景點天福寺，畫中與「梁朝檜木」的榜題並列，暗示兩者密切的地理關係。《至元嘉禾志》中並無「天福寺」的記載，梁朝檜則被列為郡治西北一里的道觀「天慶觀」中的重要古蹟。[72] 弘治《嘉興府志》則既無「天福寺」也無「天慶觀」的條目。晚明嘉興的收藏家李日華（1565－1635）曾記載一卷手書《觀世音菩門品》，乃嘉興天福寺住持慈力一心奉佛的姊姊所書，卷後有趙孟頫（1254－1322）題跋，李日華感嘆這件作品「獨賴魏公筆妙流傳耳」，而「今天福寺不知何在，亦不見志乘」。[73]

此一疑案在元初顧文琛的〈嘉興路重創玄妙觀記〉中得到解答。[74] 原來創立於梁朝的天慶觀原名同元觀，宋太宗雍熙三年（986）改稱棲真觀，[75] 北宋真

---

[69] 徐碩纂，《至元嘉禾志》，頁92。

[70] 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頁229。

[71] 「吉祥橋在縣東二里」，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卷14，頁228。「吉祥橋在大勝寺前，跨華亭塘」，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光緒嘉善縣志》（光緒十八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1），卷4，頁4（82）。

[72] 徐碩纂，《至元嘉禾志》，頁100、131。

[73]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頁26。

[74] 顧文琛，〈嘉興路重創玄妙觀記〉，收入羅炌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頁914-915。亦參見黃穀，〈玄妙觀重刻碑陰記〉，收入羅炌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頁920。

[75] 徐碩纂，《至元嘉禾志》，頁1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賜額天慶，改為國命祠。地方官到任，必須「伏謁祠下，然後蒞事」。也許因為天慶觀與南宋政權的密切關係，元成宗1295年即位後，將各地的天慶觀皆改名玄妙觀。不久因嘉興的玄妙觀「有道士願削髮為沙門，遂改觀為寺，易名天福」，其後學道之士於嘉興城東北天星湖覓地重建玄妙觀，至1323年始成。⑯

由道觀轉佛寺，是元初佛教的一個特殊現象。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世祖任命來自青海的藏傳佛僧楊璉真伽為江南釋教都總統，「大弘聖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餘所……」⑰ 陶宗儀（1329－1410）《南村輟耕錄》卷十三也記載：「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為寺，削道士為髡」。⑱ 嘉興郡治西南二里半的報忠觀，南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趙朝散捨宅為觀，也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為佛寺。⑲ 天慶改觀為佛寺時間稍晚，仍可視為楊璉真伽「大弘聖化」的餘波。

天慶觀易名天福寺約在1295年後，《至元嘉禾志》未及記載，弘治五年（1492）出版的《嘉興府志》「寺觀」部分雖無天福寺或天慶觀，但在城隍廟條目下記載：「城隍廟在府治西北一里，元末燬於兵。……國朝洪武三年（1370），知府謝士毅即天福寺基為之」。⑳ 顯然天福寺在明初已僅存寺基，而且不久即改建為城隍廟，因此明末嘉興的李日華感嘆天福寺已無處可覓。吳鎮《嘉禾八景圖》中的佛寺塔樓，在雲霧中若隱若現，描繪的詳細度不一，但至簡也多勾勒出屋頂輪廓，畫中天福寺的地名下卻只見點點樹叢，或許暗示天

⑯ 顧文琛，〈嘉興路重創玄妙觀記〉，頁914-915；黃穀，〈玄妙觀重刻碑陰記〉，頁920。

⑰ 張伯淳，〈序〉，釋祥邁，《大元至元辨偽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孫少飛，〈論忽必烈、楊璉真加與江南佛教〉，頁400-406。陳高華，〈再論元代河西僧人楊璉真加〉，《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4期，頁159-180。

⑱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元明筆記史料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3，頁165。亦參見孫少飛，〈論忽必烈、楊璉真加與江南佛教〉，頁400-406。

⑲ 「報忠觀。南宋淳祐九年里人趙朝散汝徘捨宅為觀」，徐碩纂，《至元嘉禾志》，頁100。「報忠寺……舊為報忠觀，……元至元（原文錯植為至正）二十五年江淮僧統楊璉真珈改觀為寺」，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卷4，頁43。亦參見許恂如，〈趙大夫宅〉附考，沈季友，《檇李詩繫》，卷18，頁41。

⑳ 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卷4，頁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福寺在作畫時已經傾頹，畫家為了標示出寺中著名的古蹟「梁朝檜」而榜題其側？

（四）濠罟、月波樓、煙雨樓

濠罟出現在「春波煙雨」（圖2-4）的右下角，除了標示地名外，題詞有「窣堵玲瓏插濠罟」之句，形容一玲瓏佛塔矗立於張撒著漁網的護城河中。然而濠罟之名不見於《至元嘉禾志》或元代以前的詩文，關於此塔最早的記載在《弘治嘉興府志》（1492年序）：「濠股塔在府城南澄海門外隍池中，其水彎如曲如股，有塔七級，高十餘丈，制極工巧，屹然於烟波中。」[81] 反映最遲在十五世紀末前，濠罟已作「濠股」，以位於護城河彎曲之處而得名，弘治以後明清的嘉興地方志的記載都作「濠股塔」，「濠罟」之名只保留在《嘉禾八景圖》中。此外，我們也留意到吳鎮畫中露出水面三層的佛塔，入明以後也許經過重建，成為七級十餘丈的高塔。[82]

必須指出的是濠罟塔就在澄海門外的護城河中，但是畫幅下緣只見淡墨樹叢，既無城牆也無城門。類似的情況出現在第三景「鴛湖春曉」（圖2-3），畫面左下角由雙湖橋到金明寺，其實已由城外進入城內，可是中間的過渡依然沒有任何城牆的暗示。這固然可以理解為取景描繪的選擇，畫家刻意犧牲某些寫實的細節，以營造煙霧迷濛、「如瀟湘」景致的效果。[83] 然而根據《至元嘉禾志》，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軍在江淮地區採取隳城之制，嘉興亦不能免，羅城（即外城）的城牆被弭平，「門樓亦間廢」。[84] 直到元末各地兵起，守臣方叡為了禦敵，才于至正十六年（1356）重新築城，至正二十四年同知繆思恭又續修，未竟其功而元滅，入明以後城牆和城門才重建完成。[85] 由是觀之，八景中圍繞著嘉興城內外的景點不畫出城牆，應為如實寫景。

[81] 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卷4，頁47。

[82] 今天的濠股塔已易地重建於南湖，也就是馬場湖的西北岸。

[83] 石守謙，〈勝景的化身──瀟湘八景山水畫與東亞的風景觀看〉，頁134。

[84] 「聖朝至元十三年，羅城平，子城見存。」，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2，頁10。

[85] 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卷2，頁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畫卷唯一出現城牆的段落在第五景「月波秋霽」（圖2-5），主景月波樓為北宋哲宗元祐年間（1086－1093）知州令狐挺（991－1058，1027年進士）所立，築於嘉興西北城牆上，下瞰金魚池。政和四年（1114）郡守毛滂（1061－1124）又擴修而壯麗之。[86] 北宋末年，月波樓燬於兵火，南宋在舊址重建，但「規模湫隘，不及舊日遠矣」。[87] 畫卷月波樓旁有城堞三齒，相對於月波樓放大比例、立體的描繪，城堞顯得歪歪倒倒，反映在元初毀壞城牆後殘存的斷壁殘堞。樓前的金魚池，也成為雜草蒙茸的「李氏廢園」。呼應題詞「粉堞危樓」、「荒圃瞰樓東」的形容，畫中的月波樓是立於殘垣荒圃上的危樓，這古代山水畫中少見的「廢墟」的形象，[88] 以殘存的姿態提醒我們被時代抹去的痕跡。[89]

第四景「春波煙雨」的煙雨樓是明清以後嘉興最著名的景點。樓名雖不曾更改，樓址卻經歷了時代的變遷。《至元嘉禾志》收錄了多達七首南宋末年的煙雨樓詩，但樓閣或古蹟部分，皆無煙雨樓條目記載。[90] 事實上，有元一代鮮少關於煙雨樓的詩文。[91] 根據明代嘉興志，煙雨樓乃五代吳越的中吳節度使景陵王錢元璙（887－942）始建，南宋王希呂（1169年進士）1187年致仕還鄉後在舊址上重建。[92] 《嘉禾八景圖》題文煙雨樓在「嘉禾東春波門外」、「舊

---

[86] 毛滂，〈月波樓記〉，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17，頁171。

[87] 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9，頁74。

[88] 有關「廢墟」在中國美術中的表現，詳見巫鴻著，肖鐵譯，〈廢墟的內化：傳統中國文化中對「往昔」的視覺感受和審美〉，《廢墟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13-85。

[89] 月波樓入明以後樓燬池塞，秀水縣令莊澈（任期1460－1464）「慨念前人之遺蹟不忍廢也。因鑿其池而新之，構亭於上以代樓，名曰月波草亭。」李賢，〈月波草亭記〉，《古穰集》（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頁259。《弘治嘉興府志》只錄月波亭，而無月波樓。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卷11，頁176。

[90] 張堯同〈嘉禾百詠〉有「煙雨樓」詩，此外還有方回（1227－1305）兩首、吳潛（1196－1262，1207年進士）、朱南傑（嘉熙二年〔1238〕進士）、葉隆禮（淳祐七年〔1247〕進士）、唐天麟（寶祐四年〔1256〕進士）各一首。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31，頁366-368。

[91] 吳藕汀，〈宋元時期的煙雨樓〉，《鴛湖煙雨》（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8。

[92] 「煙雨樓」，劉應軻修，沈堯先纂，《萬曆嘉興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高氏圃中」，畫面左下角的宣公橋位城東春波門外，[93] 乃唐內相陸贄誕生之處，[94] 樹叢環繞的煙雨樓在馬場湖濱，和陸地以橋樑、堤岸連接的佈置，也符合「錦繡囊開城角東，規模綿亘境相通」、「傍家亭館占湖東，寂寞為鄰祇陸公」等南宋煙雨樓詩的形容。[95] 至正十七年（1357），張士誠（1321－1367）以水師攻打嘉興，朝廷派來的苗族守將楊完者（？－1358）以岸上舉火、焚燎敵舟之法大破敵軍，雖獲勝但卻對嘉興帶來極大的破壞，退敵後楊完者趁機在城內外燒殺擄掠，給嘉興帶來更為毀滅性的摧殘，是所謂的「楊苗之亂」，煙雨樓亦在戰亂中燒燬。[96]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郡守趙瀛（1529年進士）利用疏通城內諸河的淤土，填湖成洲島，於島上重建煙雨樓。[97] 十六世紀中以後文人歌詠的煙雨樓，已成為「萬水浸孤嶼，一丘抱重樓」的湖心傑閣。[98]

也許因為毀於元末的煙雨樓入明已無跡可尋，明代的嘉興諸志對於宋元時期的煙雨樓址記載非常混亂，按照成書年代的早晚，樓址依序為：「縣東南二里……柳氏園」（《弘治嘉興府志》1492年序）、「城東南湖濱」（《正德嘉興志補》1506年序）、「鴛鴦湖……湖東」（《嘉靖嘉興府圖記》1549年序）、「鴛湖之畔」（《萬曆秀水縣志》1596年序）、「城之東南濱河」（《萬曆嘉興府志》1600年序）等多種說法。晚明嘉興秀水的收藏家汪珂玉（1587－？）在《煙雨樓賦》的序言中顯然採取了《萬曆秀水縣志》的記載，

---

[93] 「宣公橋在府城東春波門外」，李賢，《明一統志》（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39，頁1385。

[94] 呂祖謙，〈陸宣公祠堂記〉，收入何鑑修，王庭、徐發纂，《康熙嘉興縣志》（1685年刻本，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卷9，頁68。

[95] 第一首詩句引自朱南杰，〈煙雨樓〉，第二首葉隆禮，〈煙雨樓〉，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31，頁367。

[96] 有關煙雨樓毀於楊苗之亂的記載，首見趙瀛修，趙文華纂，《嘉靖嘉興府圖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卷6，頁87。有關楊苗之亂，見姚桐壽，《樂郊私語》（歷代筆記小說集成，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亦參見吳藕汀，〈宋元時期的煙雨樓〉，頁9。

[97] 范言，〈重建煙雨樓記〉，收入劉應釨修，沈堯中纂，嘉興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校，《萬曆嘉興府志》，卷27，頁479-480。

[98] 馬玉麟，〈煙雨樓〉，收入羅炌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卷19，頁7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認為煙雨樓乃「吳越錢氏時中吳節度使景陵王元瑮，於郡城壕所築離宮也，宋建炎中廢，冢卿王希呂重建，元燬。」並據此質疑吳鎮所畫煙雨樓不過是畫家想像的追寫：「吳仲圭圖嘉禾八景以樓在春波門外舊日高氏圃中云，則畫中之煙林雨帶不過追寫而已。」[99]

值得留意的是，朱存理（1444－1513）《珊瑚木難》著錄了一卷南宋趙孟堅（1199－1264）的《梅竹詩卷》，畫卷後趙孟堅弟趙孟濚的題跋，提到跟隨趙孟堅在海鹽（亦屬嘉興府）學習筆墨的皇甫子昌（趙孟堅表弟），1255年秋天曾因趙孟堅外遊而改館于高文長的煙雨樓，[100] 清代嘉興縣志的編纂者因而推論此即「吳鎮所云舊日高氏圃中煙雨樓是也」。[101] 此外，近代學者考證出高氏園的遺址，就在現稱高家灣，即馬場湖（亦名漲湖）東岸從熙春橋到鹽倉橋一帶，也相當符合吳鎮所畫煙雨樓的位置。[102] 根據以上的推論，最遲在十三世紀中，煙雨樓已屬於高氏園林的一部份，而馬場湖畔曾是宋元時期的煙雨樓址。然而鑑於煙雨樓在元代的沒沒無聞，經歷了宋元之變的煙雨樓，在吳鎮繪製八景時應該和月波樓一樣，為一置身荒園中的廢樓，所以題文說在「舊日高氏圃中」，題詞「一掌春波。矗矗醝帆鬧如市。昔年煙雨最高樓。幾度暮雲收。」更以春波門外運鹽之船林立的熱鬧景象，對比煙雨樓盛況不再、歷經滄桑的清冷孤寂。

總結前文所討論過的景德教寺、吉祥大聖寺、天福寺、濠罟、月波樓、煙雨樓，吳鎮八景所呈現的嘉禾，反映了畫卷製作的特定時空，見證了蒙元統治的痕跡。寺觀的更替興廢、將催的危樓、荒蕪的園林、消失的城牆，呼應八景題詞中重複出現的塚墓、古蹟以及荒冷慘澹的意象，如「祠下暮雲生」、「雪峰古甃冷於秋」、「幾度暮雲收」，給《嘉禾八景圖》增添了一層滄桑弔古的畫意。

---

[99] 汪珂玉，〈嘉禾煙雨樓賦〉，收入羅炌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卷19，頁740。

[100] 《宋趙子固梅竹詩》跋，著錄於朱存理（1444－1513），《珊瑚木難》（1849年刻本，據崇禎元年〔1628〕抄本），卷4，頁3。

[101] 司能任修，屠本仁纂，《嘉慶嘉興縣志》（1801年刻本，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卷7，頁1-33。

[102] 吳藕汀，〈宋元時期的煙雨樓〉，頁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佛寺募緣

《嘉禾八景圖》中與寺院、佛塔有關的地名景點數目最多，在所有景點中所佔比例高達四分之一（見附錄3），明代的周鼎在畫卷後的題跋也注意到：「怪底梅沙彌，多寫僧房景」。弘治《嘉興府志》「寺觀」部分指出：「梵宇琳宮……名山勝水，皆其盤據，在兩浙尤甚，嘉興寺觀最多。」[103] 然而，《嘉禾八景圖》「多寫僧房景」當不只是反映客觀情況，仔細觀察，我們發現畫卷八景的安排似乎經過設計，最前面三景「空翠風煙」、「龍潭暮雲」和「鴛湖春曉」，在詩意的標題下，其實是以佛寺及周邊地區為描繪的重點，讓觀者甫開卷即進入一佛國的世界，最後一景「武水幽瀾」更為近景大面積描繪的景德寺和吉祥大聖寺。這樣的選景和構圖安排，和畫卷製作所設定的一個重要目的——為景德寺修建募緣，無疑有著密切的關係。

畫卷第一段題「空翠風煙」（圖2-1），題文如下：

> 在縣西二十七里，檇李亭後，三過堂之北，空翠亭四圍竹可十餘畝，本覺僧剎也。
> 萬壽山前。屹立一亭名檇李。堂陰數畝竹涓涓。空翠隕風煙。騷人隱士留題詠。紅塵不到蒼苔徑。子瞻三過見文師。壁上有題詩。

畫面由右上而左下，依次標示了空翠亭、三過堂、本覺禪寺、檇李亭和萬壽山，這些地點都領屬於山門、圍牆所界定的本覺禪寺。本覺禪寺在宋代為本覺禪院，《至元嘉禾志》仍延續舊稱，但是最遲在1321年已改稱本覺禪寺。[104] 此段風景的描繪再現了南宋徐聞詩（1229年進士）的形容，「寺距城西南不一舍，平疇迴野，一水環抱，層樓傑閣，渺立於蒼烟白葦之中，閬然有山林氣象，

[103] 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卷4，頁41。

[104] 嘉興城內水西寺旁碑文的譔者如芝，署名即為「本覺禪寺住持佛鑒禪師如芝」，碑文紀年英宗至治元年（1321），收錄於阮元，《兩浙金石志》（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5，頁441-4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亦檇李之奇觀也。」[105]

本覺禪寺的建築群多隱沒於層層煙霧中，其中較清晰呈現的兩座建築，一在寺前山門內，應該就是檇李亭，根據《至元嘉禾志》形容：「檇李亭在本覺寺左，傳越敗吳於檇李即此地也」[106]，檇李除了是吳越爭戰之地，也是嘉興最早的治所。[107] 描繪的更仔細、比例更大的是位處最北的空翠亭，亭前台階、周邊圍欄，都清楚交代。空翠亭未知建於何時，它在嘉興諸多勝景中似乎名不甚著，既不包括在《嘉禾志》第九卷的「亭宇」或第十四卷的「古蹟」中，也不見諸第五卷的「題詠」。除了《嘉禾八景圖》，關於空翠亭的記載只見於嘉興姚綬（1422－1495）撰寫的〈本覺寺碑記〉，記中指出「北有空翠亭遺址，蔽在修竹」，可見空翠亭在姚綬1468年到訪前已傾頹成竹叢掩蔽的遺址。[108]

根據畫上題詞，此段畫意的另一重點是三過堂，以及蘇軾和文長老的因緣。南宋居簡（1164－1246）〈本覺禪院三過堂記〉記載，蘇軾（1037－1101）1072年任杭州通判時，曾來禪院中拜訪同為巴蜀同鄉的文長老，六年後，蘇軾自徐州移任湖州太守時再過訪，文長老已年老臥病，又十年後，蘇軾任杭州太守時第三次過訪，文長老已去世。蘇軾前兩次皆有詩贈文長老，最後亦有詩悼文長老，留下「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的名句。南宋寧宗時，蜀僧本覺來住山，將東坡所寫三詩刻石碑上，1224年另一位主持元澄為建三過堂。本覺禪寺地以人勝，即便樵夫牧童都能指點路人：「東坡三過此，賦詩而去」。[109]

有學者認為亭名空翠乃取意王維詩句「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110] 若考慮蘇軾到訪的故事，空翠亭和蘇軾初次贈文長老詩句：「每逢蜀叟談終日，

---

[105] 徐聞詩，〈本覺禪院記〉，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22，頁150-151。有關吳鎮「空翠風煙」題詩的討論，亦參見王次澄，〈吳鎮題畫詩初探〉，頁140-141。

[106] 「古蹟」，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14，頁102。

[107] 楊遠，《嘉興縣沿革考》，頁4。

[108] 姚綬，〈本覺寺碑記〉，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卷13，頁63-65。

[109] 北磵居簡，〈本覺禪院三過堂記〉，收入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22，頁231。蘇軾〈本覺文長老方丈三首〉及文及翁〈和東坡韻二首〉，亦收於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31，頁360-361。

[110] 李德塤，〈吳鎮《嘉禾八景》圖題跋考識〉，頁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便覺峨嵋翠掃空」應該有更密切的關係。此外，文長老和東坡韻：「敲門問竹機鋒觸，倚檻看花色界空」，透露除了參寺訪僧、談禪論佛，寺後竹林也是吸引東坡到訪本覺的重要原因。⑪ 卷末辛敬題跋詩句：「萬古風雨餘，滿軒空翠生。昔人會心處，華落徒縱橫。」也將空翠與繞亭的竹林以及東坡、文長老的會心交流聯繫在一起。因為東坡參訪寺院的因緣，空翠亭吸引歷代騷人隱士駐足題詠。「空翠風煙」因此為《嘉禾八景圖》帶入一個文人僧侶交游的主題，並與最後一段「武水幽瀾」遙遙呼應，為幽瀾亭的修復，有待地方人士伸出援手埋下伏筆。

畫卷第二段「龍潭暮雲」（圖2-2），說明文字和題詞如下：

> 在縣西通越門外三里。三塔寺前。龍王祠下。水急而深。遇旱則祈於此。時有風濤可畏。
>
> 三塔龍潭。古龍祠下千年跡。幾番殘燬喜猶存。靜勝獨歸僧。陰森一徑松杉夜。樓閣層層曜金碧。祈豐禱旱最通靈。祠下暮雲生。

畫上的題文主要介紹白龍潭、三塔以及龍王祠，這三個景點都在景德禪寺的範圍。根據元末黃溍的〈景德寺碑記〉，由於白龍潭深險莫測，來往船隻往往遇漂溺危難，風雨交加時可見白光三道起水上。唐代異僧行雲於是「日運土石以實潭，積久潭果塞，遂建三塔以鎮之。」⑫ 據說「塔初成靈光夜明，險害乃已」。⑬ 建塔之後，運河水流至此「迴抱彎環」，於是在該處建「棟宇祠佛菩薩」，五代時賜額保安禪院，北宋時改稱景德寺，寺前有龍王祠，為伽藍護法，禱雨最為靈驗。

不同於「空翠風煙」圍繞著東坡軼事，「龍潭暮雲」題詞強調景點為佛法利澤生民、神通靈異之地。然而其實景德禪寺與蘇軾也有一段因緣。《嘉禾志》記載東坡曾過訪景德寺，畫竹於壁並題詩云：「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

⑪ 蘇軾，〈本覺文長老方丈〉；文及翁，〈和東坡韻〉，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31，頁210。

⑫ 黃溍，〈元景德禪寺碑〉，阮元，《兩浙金石志》，卷17，頁522。

⑬ 李時習，〈三塔白龍潭記〉，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22，頁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只有華亭李景元。」李為華亭名士，亦畫竹於此，以詩和之。⑭ 景德禪寺曾於北宋宣和年間焚毀再重建，蘇李兩人墨跡應已不存。吳鎮畫竹深受蘇軾啟發，1350年的《仿蘇文忠公墨竹圖》和《墨竹譜》第三頁，都記載吳鎮曾於吳興縣學壁上欣賞過蘇軾的風雨竹刻石。⑮ 保存於《嘉禾志》的東坡畫竹軼事應該也為吳鎮及其觀者所熟知，而成為此段未言明的另一層意涵。

第三段「鴛湖春曉」（圖2-3），題文如下：

> 在縣西南三里真如寺北。城南澄海門外。
>
> 湖合鴛鴦。一道長虹跨水。涵波塔影見中流。終日射漁舟。彩雲依傍真如墓。長水塔前有奇樹。雪峰古甃冷於秋。策杖幾經遊。
> 長水法師塔前有仁杏葉上生果實。

標題指向嘉興縣城外以一橋相隔的雙湖—鴛湖和鴦湖，畫面右半描繪的重點為嘉興南門外數里、以唐宋高僧著稱的真如塔院。院內著名的古蹟包括雪峰井，乃唐代雪峰和尚住庵於此所鑿；彩雲墓為宋代彩雲禪師之墓；⑯ 長水法師塔為宋代高僧子璿的肉身塔，「長水法師有道行，注《華嚴經》八十一卷，跏趺而死，以兩甕合之葬於真如寺」。⑰ 畫中右上方比例最大、刻畫最仔細的真如寶塔，為住持智炬夜夢觀音大士發願創建，歷時十四年，得到各方捐助，終於寧宗慶元三年（1197）落成。畫中寶塔生動反映鮑義叔（1166年進士）〈真

⑭ 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11，頁68-69。

⑮ 陳摯光，《元代畫家吳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頁18。

⑯ 彩雲墓不曾收錄於《至元嘉禾志》。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彩雲墓在縣（秀水）西南四里」，卷11，頁180。羅炌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萬曆]壬子（1612）僧道耕理彩雲禪師墓」並收錄道耕〈秋日謁彩雲禪師墓有感〉詩。卷8，頁335。

⑰ 《至元嘉禾志》將長水法師和楞嚴法師（名子璿）列為兩人。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14，「仙梵」，頁128。但是根據元釋覺岸《釋氏稽古略》：「長水法師名子璿，秀州人」，實際懷疑為一人。釋覺岸，《釋氏稽古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7），卷4，頁232-2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寶塔記〉的記載：「雲壁八面，絢爛凌空，露盤七層，巍峩出地。」[118] 商逸卿（1181年進士）〈真如教院華嚴閣記〉（1212年）形容南宋時期的真如寺不但「湖光塔影映帶搖蕩，絕無俗塵合是佛境」，而且每春佛會時，香火鼎盛：「少長咸集以數千計，衆宣佛號，隱雷盤旋，皆諸閣之所覆也。」[119]

第四段的「春波煙雨」（圖2-4）不再以佛寺為描繪的主體，表現的重點是宋代文人歌詠的煙雨樓，以及和嘉興三賢——東漢朱買臣、唐陸贄（754－805）和宋陳舜俞（1026－1076）——有關的古蹟，包括宣公橋、陸贄祠[120] 和三賢堂。同樣的，第六段「三閘奔湍」（圖2-6）描繪三閘，並題寫文字介紹與朱買臣故事有關的地點：朱買臣妻改嫁衫青閘吏、朱做官返鄉遞出修書的秋茂鋪、以及朱買臣妻含羞自溺後埋葬的羞墓。[121] 然而「春波煙雨」構圖自右下角的濠罟塔開始，「三閘奔湍」水過三閘後，遙望矗立太湖中的吳江塔。這兩座佛塔為品題的山水與人物掌故注入一些出塵的意境，正如唐天麟〈煙雨樓〉詩形容：「四時天色有晴雨，一片湖光無古今。遠墝連雲知寺隱，小舟穿柳覺邨深。」[122] 第五段「月波秋霽」（圖2-5）雖以建於城牆上的月波樓及樓前的金魚池為表現重點，但它的右方和對面均為宋元佛寺、塔院所環繞。

八景中唯一沒有出現任何佛教建築的是第七段的「胥山松濤」（圖2-7），這也是全卷長度最短、描繪最簡略的一段，畫中除了一低平小山和山頭點點樹叢，所有景點都只以地名標示，題文的內容集中在歷史人物伍子胥（559－484 BCE）、劉伶（221－300）的事蹟。從構圖的角度來看，「胥山松濤」似乎是引導觀者視線降落到最後一景「武水幽瀾」的一個中景過度。

「武水幽瀾」（圖2-8）無疑是全卷最重要的一個段落，題文如下：

---

[118] 鮑義叔（1166年進士），〈真如寶塔記〉，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22，頁224-225。

[119] 商逸卿（1181年進士），〈真如教院華嚴閣記（1212年）〉，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22，頁223-224。

[120] 「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生于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劉基，〈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銘〉，《誠意伯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8，頁147-148。

[121] 「衫青閘」，趙瀛修，趙文華纂，《嘉靖嘉興府圖記》，卷6，頁85。

[122] 唐天麟，〈煙雨樓〉，收入沈季友，《檇李詩繫》，卷3，頁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武水幽瀾。在縣東三十六里。武水北。景德教寺西廊。幽瀾井。泉品第七也。

一甃幽瀾。景德教寺西苕蘚合。茶經第七品。其泉清冽有靈源。亭間梁棟書題滿。翠竹瀟森映池館。門前一水接華亭。魏武兩其名。

相對於其他各景分布於前中遠景，景德教寺和吉祥大聖寺不但佔據了畫卷極大的比例，而且全為近景描繪，幽瀾泉井前、卷末題跋中形容「亭將摧」的幽瀾亭，不但描繪出歪斜的欄杆、搖晃的亭柱，[123] 而且與四周景物稍以留白隔開，讓這即將成為廢墟的涼亭顯得異常矚目。吳鎮十七歲時跟隨叔父吳森遷居魏塘鎮，[124] 位於魏塘鎮東的景德寺，似乎是吳鎮幽居生活中經常盤桓的地方，《嘉禾八景圖》完成的的第二、三年，吳鎮又為景德寺住持古泉講師陸續完成了五段《梅松蘭竹四友圖卷》，卷後題跋「古泉呼童汲幽瀾泉，瀹鳳髓茶……焚香對坐終日，略無半點塵俗浣人」[125] ，印証吳鎮此段題詞「亭間梁棟書題滿」，顯然被茶經評為第七品的幽瀾泉，吸引了許多文人來到景德寺品茶、題詠，對照第一段「空翠隕風煙。騷人隱士留題詠」，為卷末募緣的呼籲提供了具說服力的理由。不同於善長居士贊助佛殿的修建，「幽瀾亭」如同「空翠亭」，乃文人僧侶雅集交流之所，它的修復，未必純粹只出於佛教信仰，而似乎更與士人文化有關，所以吳鎮希望「展圖者思有以助之。亦清事也。」

五、八景、地圖式山水與遊徑

吳鎮參閱圖經取景，圖繪的方式是否也受到圖經所載輿圖的影響？宋代嘉興圖經已經失傳，《至元嘉禾志》刻本亦無附圖，這方面的考證雖然缺乏直接

---

[123] 高居翰著，宋偉航等譯，《隔江山色：元代繪畫（1279－1368）》（臺北：石頭出版社，1994），頁82-83。

[124] 吳靜康，〈讀趙孟頫《義士吳公墓銘》〉，收入政協嘉善縣文史委員會編，《吳鎮研究論文選》，嘉善縣文史資料第15輯（2001），頁38。

[125] 〈又水墨梅松蘭竹四友圖〉，汪珂玉，《珊瑚網》（四庫藝術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33，頁5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像可資比較，研究者皆注意到《嘉禾八景圖》與宋代地圖式山水畫——如現藏美國弗里爾美術館（傳）李公麟（1049－1106）的《蜀川勝概圖》—相近的表現方式，例如：以楷書標示地名、標題下加註方志形式的文字說明、採取較高遠的視點、景物描繪簡略但有所強調和取捨，重點表現的建築以較大比例完整描繪，次要的屋宇只露出簡單勾畫的屋頂，有些景點，如「鴛湖春曉」中的長水法師塔、彩雲墓、雪峰井，「月波秋霽」中的天福寺和梁朝檜，以及「胥山松濤」的諸多景點，甚至只以文字標出。[126] 這些特點除了指向圖式共同的參考來源——圖經志書中的地圖，似不能排除吳鎮對《蜀川勝概圖》一類作品的直接借鑑。事實上，曾經著錄《嘉禾八景圖》的晚明嘉興鑑賞家李日華即曾評論：「仲圭此製全學范寬長江萬里圖，以點簇作小樹，借樹作為繞，其間斷續遠近，層數稠密，一以樹為眉目，而城堞樓臺，特標識之，所以生發秀潤，真有百里見纖毫之意。」。[127]

以長江為題的長幅巨製山水畫，在南宋至元時期似乎非常流行，目前博物館收藏可見除了（傳）李公麟的《蜀川勝概圖》、還有（傳）巨然（大約活躍於960－985）、許道寧（大約970－1051）、夏圭（活躍於十三世紀早期）、王蒙（大約1308－1385）的《長江萬里圖》（紀年1348），[128] 甚至吳鎮本人在明

[126] 高居翰著，宋偉航等譯，《隔江山色：元代繪畫（1279－1368）》，頁82；李德塤，〈吳鎮《嘉禾八景》圖題跋考〉，頁22；藍勇，〈宋《蜀川勝概圖》考〉，頁54-58；李傑榮，〈吳鎮《嘉禾八景圖》——介於地圖與山水畫之間〉，頁51-54。關於《嘉禾八景圖》與《蜀川勝概圖》的比較，詳見Julia C. Orell, “Picturing the Yangzi River in Southern Song China,” pp. 131, 148, 235-237。

[127]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三筆》（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頁15-19。

[128] （傳）李公麟的《蜀川勝概圖》和（傳）巨然《長江萬里圖》現藏美國弗里爾美術館；（傳）許道寧、夏圭、和王蒙的《長江萬里圖》（紀年1348）現藏臺北故宮。關於諸多著錄或流傳之長江萬里圖的討論，參見翁萬戈，〈王翬《長江萬里圖》之構圖根據〉，《萊溪居讀王翬長江萬里圖》（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頁95-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也著錄有一卷《萬里江山圖》[129]。證諸他的題畫詩〈子久萬里長江圖〉，吳鎮顯然曾經觀賞過類似的作品：

> 一峰胸次多傀儡，興寄江山尺素間。南北橫分疑作限，西東倒注未曾還。
> 山圍故國人非舊，水繞重城樹自閒。尤羨箇中時序換，昔年禹玉豈容攀。[130]

詩中除了讚美作品可收萬里江山於尺幅間，吳鎮似乎對於畫中方位的處理特別感興趣，「南北橫分疑作限，西東倒注未曾還」，貼切形容這一類作品多半描繪長江兩岸、採取南上北下、由西（長江上游）向東（海）流注的構圖。此外，吳鎮還提到「尤羨箇中時序換」，反映這卷「長江萬里圖」的構圖安排，除了依循長江的流向，還加入了季節的演變。那麼《嘉禾八景圖》景點的相關方位如何反映實際地理位置呢？景點的次序、全卷的構圖是否也依循了某種內在的邏輯？

《嘉禾八景圖》各景構圖多做斜向對角佈置，諸多景點在傾斜的地平面依次展開，為地勢平坦的嘉興，在視覺上製造一種高低起伏的動勢。第一段「空翠風煙」（圖3-1），畫面右上表現自西南而來的運河，向下流經本覺禪寺，再流向第二段「龍潭暮雲」（圖3-2）的景德禪寺。本覺寺在縣西二十七里，景德寺在城西通越門外三里，兩寺皆在運河北岸，畫家可能為了構圖的效果，稍稍調整了本覺寺的角度，以與景德寺的佈置呈右上左下的斜向呼應，而景德寺與三塔的相對位置正如南宋淳熙（1174－1189）年間李時習〈三塔白龍潭記〉的描述：「漕渠出通越門，直西三里，斗折以北，面其曲為今景德寺，前有三塔枕其流。」[131]

---

[129] 洪貫（1477年舉人），〈萬里江山圖賦〉：「客有贈余以前元吳仲圭江山萬里圖，余受而藏之久已，時展卷焉。見夫積之厚者，其勢高而遠，源之深者，其流悠以長。……」，收入陳元龍，《御定歷代賦彙補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13，頁11-13。關於諸多著錄或流傳之長江萬里圖的討論，亦參見翁萬戈，〈王翬《長江萬里圖》之構圖根據〉，頁95-99。

[130] 吳鎮，〈子久萬里長江圖〉，收入顧嗣立，《元詩選》（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卷14，頁17。

[131] 李時習，〈三塔白龍潭記〉，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22，頁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三景「鴛湖春曉」（圖3-3）由右上方位於城南澄海門外的真如寶塔一路逶迤而下，並由長橋連結到對岸，景物的描繪符合仇遠（1247－1326）〈真如寺〉一詩的描寫：「一橋天矯累雙湖，野徑沿流到佛廬。」[132] 過了雙湖橋來到金明寺，已經進入了城內的西南角。

第四景「春波煙雨」（圖3-4）右下角的濠罟與左下角的宣公橋，分別位於嘉禾的南門和東門外，由右往左，乃由嘉興城南沿著護城河向東北移動。放生橋在濠罟東，[133] 由春波門外的宣公橋往東，可以眺望馬場湖東岸的煙雨樓、鹽倉，東南更遠為海鹽縣沿海的秦住山和乍浦。[134]

第五景「月波秋霽」（圖3-5）環繞月波樓的佛寺塔院皆位於縣城內西北隅，畫上所示大致符合它們的相關位置，水西寺、祥符寺在月波樓右手邊，楞嚴寺在左手邊，而天福寺與之相對。景點的排列以右上為西北，成一向左方敞開、斜向的冂形排列。第六景「三閘奔湍」（圖3-6）的斜向動勢始於右下角城北望吳門外的端平橋，出城之後，運河通過平為水勢之節水而設的三閘，一路往北流，匯入太湖，遙望洞庭山。[135]

第七景「胥山松濤」（圖3-7）只以中景表現的胥山，位於魏塘鎮的西南方，是由嘉興縣城至魏塘的必經之地。胥山雖以中景孤丘表現，但是山脊的樹叢以及少數長皴仍暗示一種自右上向左下的斜向動勢，將觀者視線推向第八段右半的斜線佈置。第八景「武水幽瀾」（圖3-8）中景德教寺在吉祥大聖寺右邊，但考察實際的地理方位，大聖寺應在景德寺的東邊，魏塘經過兩寺南邊流向華亭。這一段的方位是東西倒轉，南上北下，因此胥山出現在「武水幽瀾」的右上方。唯一偏離地理相關位置的是魏塘東北的雲間（華亭古地名）九峰，畫家可能為了構圖的考慮，將其置於左上方。

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注意到各段描繪的景點大致符合實際的相關位置，

---

[132] 仇遠（1247－1326），《山村遺集》（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26。鴛鴦湖又名相家湖。

[133] 「濠股塔東有放生橋」，趙瀛修，趙文華纂，《嘉靖嘉興府圖記》，卷6，頁89。

[134] 「按乍浦諸山在（煙雨）樓之東南 可望見」，吳仰賢，《小匏庵詩話》（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2，頁19。

[135] 盛楓，《嘉禾徵獻錄》（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3，頁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是畫面與實際地理方位的對應關係隨著段落不同而改變。方位的改變，在方志地圖、或地圖式的山水畫中也可以見到，例如現藏弗利爾美術館（傳）巨然的《長江萬里圖》中，長江上游由岷江到匯入金沙江一段由北向南流，畫卷表現的方位為西上東下，但過了宜賓以後，隨著長江轉為由西向東流，畫面表現的方位也變成南上北下。[136] 然而《嘉禾八景圖》並非連續橫幅的構圖，我們該如何理解八景對應方位的不斷變動？各景的連接是否只是步換景移的隨機組合？如高居翰形容，「隨著畫卷一路展開，他[畫家]引導觀者四下隨意漫遊，隨手描繪當地的名勝古蹟」？[137]

《嘉禾八景圖》的八個段落其實並非完全各自獨立，因應兩段之間留白的多寡、題跋的位置與題文方塊的長短，區隔的作用並不盡然相同（圖4）。畫卷第三、五、七景的題跋都在兩景之間的留白，而且呈長方條狀，清楚區隔前後景，而第二、四、六、八景的題詞不但縮短為方塊狀，而且大多延伸到構圖右上方而非侷限於兩景之間，如此安排，兩段景物佈置的斜向動勢可以連綿接續、構圖佈置得以前後呼應，使得畫卷傳達一種兩兩成組的閱讀經驗。此一特點，和《瀟湘八景》的圖文傳統應該有著密切的關係。[138] 姜斐德的研究指出，宋迪所創《瀟湘八景》除了詩意標題反映兩兩對仗的律詩結構，宋代流傳的八景圖式，如十二世紀王洪的《瀟湘八景》，在構圖上也製造了一種「文學對仗的視覺形式」，「畫家通過仔細的形象組合與空間處理，變換視角、氣氛、重心和步調，從而製造出畫面的對比與呼應」。[139]《瀟湘八景》八景獨立而又兩兩對仗的處理方式，想必對《嘉禾八景圖》有所啟發，然而《嘉禾八景圖》標題框定的意象並沒有明顯對仗的關係，而兩兩成組的構圖，也無關意象的對照或季節、時間的演變，其內在聯繫的邏輯其實反映以水路為主的四條遊覽嘉興勝景的路線。

---

[136] 有關傳巨然《長江萬里圖》的資料與解說，詳見弗利爾美術館網站。http://archive.asia.si.edu/SongYuan/F1911.168/F1911-168.Documentation.pdf，in particular p. 26.

[137] 引文出自高居翰著，宋偉航等譯，《隔江山色：元代繪畫（1279－1368）》，頁82。

[138] Alfreda Murck, *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pp. 70-72.

[139] 姜斐德，《宋代詩畫中的政治隱情》（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2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代的金吾在〈重修嘉興路總管府記〉（1298年）即指出嘉興重要的樞紐位置：「嘉興澤國也，左杭右蘇，負海控江」，[140]《弘治嘉興府志》進一步說明：「嘉興為浙西大府，巨海環其東，具區浸其西北，左杭右蘇，檇溪控湖，四望如砥。」[141] 嘉興地勢平坦，大小河川，縱橫交錯，「古號澤國」。嘉興成為杭州、蘇州的交通紐帶，主要靠古運河，亦即京杭大運河。運河的開鑿始於春秋吳國，隋代敕開江南運河，溝通南北大運河。以嘉興為中心的人工河塘水系在唐代基本已經形成，從嘉興城以放射狀通往週邊城鎮。[142] 元至元三十年（1293）大運河全線開通，北起北京通州，南迄浙江杭州。[143] 從杭州來的運河西段經過嘉興境，與城濠、水塘會合，再北流入吳江縣界，使嘉興成為溝通蘇杭的重要水利樞紐。[144]

嘉興諸水正流有三，為京杭運河西段的西運河、長水塘和海鹽塘，[145] 分別由西和南流向嘉興，或繞城匯入城濠，或入城分合貫繞，再北由望吳門出北運河流向吳江縣，東由春波門經魏塘流向魏塘鎮和華亭，（圖5）《嘉禾八景圖》的八個景點所組成的四條遊覽路線便分布在此一舟楫便利的水路網沿線。（圖6）

第一段旅程（圖7-1）表現自杭州發源的西運河，由西南向東北依序流經本覺寺（空翠風煙）和景德寺（龍潭暮雲）兩個景點，構圖的斜向佈置，傳達運河航行自右而下的視覺效果。西運河為拉縴者必經之路，為防縴繩損壞白龍潭邊的三塔，往昔塔南立有兩條長石，至今猶存一條，長石上歷代縴繩摩擦的深痕仍清晰可見。

第二、三段行程，主要環城而行。「鴛湖春曉」一段（圖7-2），西運河到嘉興城分流為南北兩支，南支沿城南匯入鴳湖，再穿過雙湖橋注入鴛湖，自

---

[140] 金吾，〈重修嘉興路總管府記〉，阮元，《兩浙金石志》，卷14，頁400。

[141] 「形勝」，《弘治嘉興府志》，卷2，頁16。

[142] 嘉興市城鄉規劃建設管理委員會，《嘉興市地圖集》（上海：中國地圖出版社、中華地圖學社，2017），頁21。

[143] 梅韻秋，〈明代王世貞《水程圖》與圖畫式紀行圖的成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6期（2014），頁111。

[144] 嘉興市城鄉規劃建設管理委員會，《嘉興市地圖集》，頁21。

[145] 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卷2，頁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海寧諸山發源的長水塘也自真如寺上方由南而北來會。鴛鴦湖的分流由澄海門流入嘉興城，⑯ 在城西金明寺南邊溢為范蠡湖，⑰ 本流則匯入城濠沿城折而東北，進入下一景「春波煙雨」，經濠罟、放生橋，與發源自海鹽諸山的海鹽塘共同匯入春波門外的馬場湖。第二段旅行由西運河南支泛舟入鴛鴦湖、可以上岸登覽真如寶塔，尋訪高僧法師的遺跡，或搖槳入城西南的金明寺，再出城沿著護城河划入馬場湖，憑弔昔日「煙雨最高樓」，沿著海鹽塘，可以往南至沿海的乍浦、秦住山。

第三段行程（圖7-3）「月波秋霽」沿著西運河北支匯入城濠，沿著護城河北上再折東，此段河道抱城而流，彎曲如月，故又名月河。沒有城牆的阻隔，行舟濠上，沿途可以近觀楞嚴寺、眺望立於斷壁殘垣上的月波樓、雜草蒙茸的金魚池、「屈曲槎牙接蒼翠」的梁朝檜、水西諸寺。船行繼續向東，至端平橋會合城內分流折而向北，經秋茂鋪、出衫青諸閘駛入北運河，沿途欣賞兩岸垂柳，遙想古今送行、生離死別的離情愁緒。沿著運河一路北行，可以經吳江塔入太湖。

最後兩景「胥山松濤」和「武水幽瀾」（圖7-4）也在同一條河道沿線。海鹽塘匯入馬場湖後在春波門外分流，其中一支東北流為魏塘（又稱華亭塘），經胥山流向魏塘鎮，值得留意的是胥山距離運河有一段距離，如辛敬題跋「榜舟趨南山，飛蓋轉芳甸。登高望吳越，擊鼓馳觴讌。」所示，船至胥山如果欲登山必須換乘馬車，轉過芳草郊野。可能因為船行經過只能遠眺胥山，「胥山松濤」只以中景表現，沒有細節描繪。魏塘入魏塘鎮界一段又稱武塘、武水。⑱ 最後一段旅程沿著武水來到景德寺，觀者可以入寺盤桓，汲泉烹茶，與住山師焚香對坐。流過景德寺南面的魏塘河，繼續向東，可以到達華亭的雲間九峰。

---

⑯「山川」，《弘治嘉興府志》，卷2，頁18。以下關於運河的討論，皆參考此段。

⑰ 趙瀛修，趙文華纂，《嘉靖嘉興府圖記》，卷7，頁95。「范蠡湖在金明寺後，即倦圃之東地，實鴛鴦湖壖。」章楹，《諤崖脞說》（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7，頁17。

⑱「魏塘河在縣後長一十二里，昔有富空魏氏居其傍，故以為名。按宋志有魏塘之名又名武塘」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卷14，頁2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綜觀《嘉禾八景》全卷，各段水路所佔畫幅長短不一，卻未必反映景觀之間的實際距離。例如第一、二景所佔畫幅最短，但兩景之間的距離其實相當遠（圖8），畫卷極度壓縮了行程距離。或許因為這段運河水利便捷，船行一路向東，除了參訪本覺和景德兩座寺院，兩景之間並無需停留。而第三、四景和第五、六景雖然皆為地理位置接近的環城景點，所佔畫幅卻最長。這固然因為囊括景點多且分佈不同地點，也可能因為運河來到嘉興匯合縣城內外錯綜的水道，船速減緩，遊人扁舟遊覽，可以且行且止，或登岸遊賞，或沿著水道，繼續向嘉興周邊城鎮遠遊。第七、八景之間雖然距離亦相當遠，然而行船沿著魏塘，遠眺胥山，即來到畫卷最終的目的地——魏塘的景德寺。相對於胥山和魏塘鎮間的距離被極度壓縮，近景呈現、細節豐富的景德寺反而佔據了較長的畫幅，吸引觀者盤桓。換句話說，畫家似乎透過各段行程所佔畫幅的長短以及景點的佈置，引導著觀者遊覽的節奏。

結語

有學者指出《嘉禾八景》寫實的圖繪加上文字說明，使得圖卷「類似八幅按圖索景的遊覽景點位置圖」，[149] 然而畫卷呈現給觀者的並非八個「隨意」組合的景點，而是經過設計安排的四條遊徑，前兩組從西、從南而來，以嘉興縣城為目的地，後兩組從嘉興城往北、往東行。因為舟行其中，各段景物與實際方位的對應關係隨之改變，畫面斜向佈置傳達的動勢，也強化了畫卷在視覺上導遊的功能。宋元《瀟湘八景》一類的山水長卷，景物雖也沿著河道展開，但畫面構圖主要強調由近觀遠的定點觀看，而且由於描繪景物並未與實際地點連結，各景之間並無遊覽路線的暗示。另一方面，《蜀川勝概圖》一類的地圖式山水，則以橫幅長卷表現河道由左至右連續延展的水路與兩岸風光。《嘉禾八景圖》因應畫家對於地方文化的關注與發揚地方勝景的企圖，以分段連結、兩兩呼應的構圖，表現了四段不同方向而又內在聯繫的遊覽嘉興的水路旅程，可說融合採擷了這兩種山水傳統的圖式特徵，並予以別出心裁的轉化與創新。

[149] 王次澄，〈吳鎮題畫詩初探〉，頁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嘉禾八景圖》遊覽路線的寫實，除了可能得力於圖經志書所提供的輿圖和地理知識，想必也參考了畫家個人的經驗。事實上，由吳鎮隱居的魏塘鎮沿著魏塘河，舟楫東可至近在咫尺的景德寺，西可達嘉興春波門，收藏於臺北故宮的《竹石圖》便是吳鎮1347年作於檇李春波之客舍。由春波門連接城內外的河道和西、北運河，水路四通八達。除了遊覽嘉興勝地，吳鎮畫跡上的題跋也反映他早年曾遠遊杭州、吳興、[150] 甚至太湖的洞庭山。[151]

在元代末年，以山水表現「遊」的主題、圖示遊覽路線的作品不止《嘉禾八景圖》，曾任侍御史的李子曉做《雁蕩山圖卷》，以分段圖文的山水長卷紀錄他1316年的雁蕩山之遊。[152] 活躍於十四世紀的道士畫家冷謙於1343年作《白岳圖軸》紀錄他和劉基（1131－1375）經水路到安徽白岳遊山朝聖的經驗。[153] 在隱逸山水、書齋山水盛行的元代，這些作品開啟了以畫紀遊的旅遊山水的新方向。[154] 然而，不同於《雁蕩山圖卷》或《白岳圖》，《嘉禾八景圖》的「遊」只是透過景點安排、構圖導引而並未明言的潛在畫意。畫上題文並無畫家遊覽經歷或過程的敘述，畫中既無畫家投射的人物，也缺少具有導遊作用的點景人物，甚至不曾出現一葉扁舟，與十九世紀江蘇畫家翁雒（1790－1849）作於嘉興鴛湖客次的《三塔寺圖》形成強烈的對比（圖9）。[155] 事實上，即使是

[150] 陳擎光，《元代畫家吳鎮》，頁16-18。

[151] 姚立軍，〈吳鎮與太湖〉，嘉善縣政協文史委員會、嘉善縣志辦公室、嘉善縣吳鎮紀念館編，《吳鎮史料之三》（1990），頁51-65。姚立軍是根據吳鎮流傳的十首與太湖有關的題畫詩做這樣的推論。

[152] 《雁蕩山圖卷》藏上海博物館。Li-tsui Flora Fu, *Framing Famous Mountains: Grand Tour and Ming-shan Painting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8-49.

[153] Kenneth Ganza, "A Landscape by Leng Qian and the Emergence of Travel as a Theme in Four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vol. 21, no. 3 (1986), pp. 1-17.

[154] 馬孟晶，〈元冷謙白岳圖〉，收入石守謙、葛婉章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310-311。

[155] 翁雒（1790－1849）《三塔圖》，收藏於嘉興博物館。圖片取自網路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4fdb690102ux9a.html（檢索日期：2019年3月20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蜀川圖》一類的地圖式的山水，也不乏點景舟車和人物，《嘉禾八景圖》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更接近一幅山水化的地圖，畫卷多層次的畫意，必須透過畫上的說明文字和題詞，甚至借助畫外關於嘉禾地方的知識來領會。

那麼吳鎮作畫時心目中的「展圖者」是哪些人？他們是否能夠領會畫意？畫卷是否達成了募緣修復幽瀾亭的目的？

就在《嘉禾八景圖》完成的第二年，本覺禪寺的僧欽興建了大悲閣，元末明初的高僧楚石梵琦（1296－1370）為作〈本覺寺大悲閣記〉。[156] 同年，三塔景德禪寺的住持雲海寬公「睹殿宇敝壞，圖更作，遂議於衆，給以寺租，助以衆施，得錢不下二萬緡，乃大構焉。」修建工程於至正五年之十月開始，第二年九月落成，修葺翻新了殿宇、廊廡和諸佛像。[157] 至正十一年秋天，景德寺有一場盛大的士僧清會，景德寺僧和嘉興文士共十四人，以唐人詩句「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分韻賦詩，雲海「裒集成什，以誌一時之清會」。[158]

本覺禪寺與景德禪寺廟宇興修與文人雅集的盛況，與同時期魏塘景德寺幽瀾亭修復的沒沒無聞形成強烈的對比，也凸顯了吳鎮與嘉興文人社交圈的距離。元末孫作〈墨竹記〉形容吳鎮「為人抗簡孤潔，高自標表……從其取畫，雖勢力不能奪」，又說：「余留秀州三年，遍訪士大夫家，徵其筆跡，蔑有存者。」[159] 吳鎮的隱士性格使他無心參與江南文人的社交應酬活動。另一方面，遠在魏塘鎮的景德寺所受到的關注，亦難與運河沿線的嘉興名寺相提並論，《嘉禾八景圖》所預設的觀眾和贊助人，應該就是以景德寺在山師為中心的魏塘交遊圈。

元代《嘉禾八景圖》唯一留下紀錄的觀者為畫卷後第一段題跋的作者辛敬（生卒年待考）。本籍大梁的辛敬僑寓江西，傳記稱他「刻志於詩，追駕盛

---

[156] 姚綬，〈本覺寺碑記〉，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卷13，頁63-65。

[157] 黃溍，〈三塔碑文〉，柳琰編纂，《弘治嘉興府志》，卷13，頁206-208。

[158] 〈遊景德寺分韻詩〉，柳琰編纂，《弘治嘉興府志》，卷13，頁191-194。

[159] 孫作，《滄螺集》（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3，頁6。亦參見余輝，〈吳鎮世系與吳鎮其人其畫〉，《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年4期，頁56-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時號才子」。[160] 辛敬流傳的詩詞，多寫留宿佛寺、道觀或與方外人士的交流題贈，[161] 辛敬應景德寺在山師要求為嘉禾八景題詩，也許也源於一次過訪投宿的因緣。辛敬五言律詩內容與畫卷圖文呼應，顯然是根據畫卷所寫。（附錄2）詩中不乏水上行船的意象，除了前引的「榜舟趨南山」，還有「落日湖上行，風吹湖水明」「山遙數峰出，洲隱十騶去」「從此具扁舟，長學渭中老」等句。而「應有倚樓人，天長望汀樹」、「不見放魚人，疏鍾起遙夕」，似乎因畫卷無人而發。辛敬官至龍興路（江西）判官兼水軍千戶，[162] 元末兵起時，他曾叛附方國珍（1319－1374），最後客死僧舍。[163]

《嘉禾八景圖》經歷了大約百餘年的沉寂後，似乎進入了嘉善人姚綬（1422－1495）的社交圈。曾和姚綬交游的寧波人金湜，約在十五世紀後半為畫卷題了引首，[164] 同為嘉善人的周鼎於成化年十五年（1479）為畫卷寫了第二段題跋。周鼎在八首五言絕句後又加了一首畫贊：

> 怪底梅沙彌，多寫僧房景。問我詩中禪，都成影中境。
> 雲東仙館裏，一紙千金酬。況皆此鄉人，扁舟憶同遊。
> 而今同翰畫，此景亦增價。羣鴉翻墨池，斜陽未西下。
> 久之志乘書，徒有八者名。誰當補其逸，因之良感情。

---

[160] 劉炳，《春雨軒集》，收於史簡，《鄱陽五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卷15，頁7。

[161] 辛敬詩收錄於張豫章，《御選四朝詩》（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卷53，頁33-34；李裘，《元藝圃集》（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卷4，頁11-12。

[162] 張豫章，〈姓名爵里〉，《御選四朝詩》，卷2，頁9。

[163] 佚名，《秘閣元龜政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卷1，頁12-13。

[164] 板倉聖哲指出曾經入明的日本水墨畫家雪舟等揚（1420－1506？），可能透過金湜或其他寧波人欣賞過吳鎮《嘉禾八景圖》一類的實景圖，因而對其《天橋立圖》的構圖、筆法產生了影響。板倉聖哲，〈明代前期畫壇與雪舟〉，收入浙江省博物館編，《明代浙派繪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頁2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詩贊中的雲東仙館為姚綬的住所，[165] 姚綬於1468年辭官歸里後，宅於嘉善大雲寺之東，自號雲東逸史，在家鄉過著悠遊的隱居生活，並自備一艘滄江虹月舟，遨遊於吳越之間，[166] 周鼎畫贊中說姚綬和吳鎮「況皆此鄉人，扁舟憶同遊」，舟行遊賞嘉禾勝景，作為連繫八景構圖的深層畫意，似乎為周鼎和姚綬所意會。周鼎也提到吳鎮畫作在十五世紀後半已「一紙千金」，所謂的八景，亦因而受到矚目，相繼出現了許多詩畫模仿，吳鎮以《嘉禾八景圖》推銷地方勝景的用意顯然在明代看到了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周鼎畫贊最後將關注轉移到志書失載，使得八景徒留空名，《嘉禾八景圖》的製作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因而更具意義和引人感觸。

《嘉禾八景圖》在嘉靖（1522－1566）年間進入了嘉興著名收藏家項元汴（1525－1590）的收藏，畫卷上不但蓋滿了項氏的收藏印鑑，[167] 而且畫幅右下方有千字文「渠」字編號。與項元汴本人及其後人有交往的嘉興鑑賞家李日華，可能即透過項氏的收藏欣賞過《嘉禾八景圖》，並在《六研齋筆記》中著錄、評論此卷。另一位嘉興收藏家、與李日華有姻親關係的汪珂玉也曾觀賞過《嘉禾八景圖》，他在發起組織「西吳韻苑」的一篇序言中，不但抄錄了李日華對於畫卷的評論，稱讚他能「直窺梅老畫旨」，而且提供了關於這件作品非常重要的紀錄：

> 吾禾為三吳之一，曰西吳。吳中最多古蹟，然往者易湮，即如勝國末季所傳宇已非故矣，猶賴韻語留世，庶可憑而弔焉。嘗見嘉禾八景圖卷為元

[165] 韓昂，《圖繪寶鑑續編》，收入《中國畫學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頁837。亦參見婁瑋，〈姚綬書畫藝術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4期，頁22-23。晚明著錄《嘉禾八景圖》的郁逢慶（約1573－約1640，亦為嘉興人），根據「雲東仙館裏，一紙千金酬」之句，推測此卷「似曾入姚公綬家」，但姚綬存世詩文並無證據可予佐證，畫上也沒有姚綬的藏印，姑且存疑。郁逢慶，《書畫題跋記》（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7，頁92-93。

[166] 婁瑋，〈姚綬書畫藝術初探〉，頁22。

[167] 《嘉禾八景圖》年代最早的收藏印屬於文徵明（1470－1559）和文徵明長子文彭（1498－1573），但文徵明文集中亦不曾提到這件作品。有關收藏印的討論，詳見劉鵬、沈蕾，〈從收藏印一窺吳鎮《嘉禾八景圖》的流傳〉，《美苑》，2015年4期，頁66-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吳鎮畫。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武水高隱也。卷中如衫青之奔湍化為安瀾、天福之梁朝古檜人不復知，非圖曷以永其傳。引首有四明金太僕湜隸書，後有大梁辛敬桐邨周鼎題詠。嘉靖間項墨林元汴贖此卷於嘉善曹氏，是郡乘之所未收也。竹懶翁謂仲圭此製全學范寬長江萬里圖，……不同此法矣。公直窺梅老畫旨。乃吾恐卷失蹟湮，附以俚言雜考。而余向在燕，有望雲懷古記詠，合之成韻苑。余久擬集郡中騷雅諸君子建一韻社，以尚論吾里古蹟。冀後之興起者，彬彬西吳，主盟茂苑，庶幾十五國之風也哉。[168]

汪珂玉指出項元汴乃由「嘉善（魏塘）曹氏」購得《嘉禾八景圖卷》，透露畫卷在進入項氏收藏前應該一直保存在嘉善。汪珂玉讚美吳鎮以圖傳史，以畫卷保存古蹟免於湮滅無蹤，例如為調節奔湍水勢的衫青三閘晚明已漫成阡陌，[169] 天福寺和梁朝檜亦不知何在。汪氏倡組韻苑，便是希望集合嘉興的騷人墨客，共同「尚論吾里古蹟」，創作如詩經國風般、具有地方色彩的詩詞韻語。

事實上，歌詠土風在晚明的嘉興似乎再度盛行。晚明江南經濟繁榮，促進了地方意識勃興、地方文化發展，這種現象在嘉興尤為顯著。明朝遷都北京，又廢止了海運，使得京畿供需、南北貨物流通，都必須依賴京杭大運河，漕運成為明王朝命脈所繫。有大運河環城而過的嘉興，在明代成為北上漕船出浙江省的最後一站，也是南下漕船入省的第一站，依託此一重要的貿易位置，嘉興在文教、出版、書畫收藏各方面都盛極一時，一躍成為可與鄰近的杭州、蘇州比肩的城市。[170] 這一發展，在李日華〈秀州（嘉興古地名）百詠序〉中，有清楚的敘述：

---

[168] 汪珂玉，〈西吳韻苑敘〉，收錄於何銓修，王庭、徐發纂，《康熙嘉興縣志》，卷9，頁21。

[169] 「竹懶曰今觀杉青閘圖，作石牐三座，皆架屋其左右，而最前者為神祠。今皆漫成阡陌不可考矣」。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7，頁346。

[170] 有關明代嘉興經濟文化的發展與收藏業的興盛，詳見沈紅梅，《項元汴書畫典籍收藏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頁25-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元為設屯列竈，番舶互市，囂然爭利爭害之國。入吾明始拒海罷市，一意修阡陌，休養訓迪二百年餘，賦稅日增，生齒日盛。才傑輩出，為時名卿，於是所治橋圯衢術、第宅宮廬，不讓京輦，亦甚殷繁矣。惟是憑弔者以為地無名山巖竇奇絕之觀，寥寥乎無可著述。嗟乎陸無險巇則樹藝得盡食其膏水，水無衝激涵浸，則餘艎百貨得以走集，此吾秀之所以得為秀也。[171]

李日華感嘆「惟是憑弔者以為地無名山巖竇奇絕之觀，寥寥乎無可著述」，因此讚許〈秀州百詠〉的作者於「畋經獵史之暇，偶占秀州古事，為百絕以咏之」，肯定他以寫作地方史志的態度為土風歌詠，「蓋以華陽國土、荊楚歲時，而入竹枝楊柳之調者也」。[172]

李日華於1604年因母喪守制返鄉，在嘉興度過了長達二十一年的隱居生活，[173] 在1625年京赴任前一年，李日華率領同邑的沈德符（1578－1642，1618年舉人）、屠中孚、陳邦俊參與《嘉興縣志》的編纂，完成了包括地理、建置（城池、倉廩、丘墓 、古蹟、祠廟、寺觀）、食貨等前十卷，其餘十四卷由其子李肇亨（1592－1664後）繼續完成，於崇禎十年（1637）出版。卷十九藝文志，嘉興地方志首次收錄了《嘉禾八景》吳鎮自題以及辛敬八詠的全文，卷五「古蹟」的煙雨樓條目也指出「煙雨樓在縣東南湖濱」，[174] 顯然採用了《嘉禾八景圖》煙雨樓的位置。

在經過項元汴收藏之後，《嘉禾八景圖》離開了嘉興，輾轉於張若麒（？－1671後，1631年進士）、張應甲父子、[175] 梁清標（1620－1691）、索額

---

[171] 李日華，〈秀州百詠序〉，何鋐修，王庭、徐發纂，《康熙嘉興縣志》，卷9，頁20-21。

[172] 《華陽國志》，晉常璩撰，紀錄巴中巴南之風土。《荊楚歲時記》，晉宗懍撰，紀錄荊楚歲時風物故事。

[173] 關於李日華的隱居生活與書畫收藏活動，詳見萬木春，《味水軒裏的閑居者：萬曆末年嘉興的書畫世界》（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7）。

[174] 羅炌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卷5，頁190。

[175] 張若麒卒年根據章暉和白謙慎的考證，章暉、白謙慎，〈清初父子收藏家張若麒和張應甲〉，《新美術》，2014年8期，頁37-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636－1703）、馬書奎（1794－1851）等北籍收藏家之手，[176] 逐漸淡出了嘉興文人的視野，此後消聲匿跡，甚少有親眼目睹或鑑賞的文字記載，但是清代以後的嘉興方志皆著錄《嘉禾八景圖》的詩文題詠，而且將其納入地名的考證。參閱圖經製作的《嘉禾八景圖》，在後世被編織到志書中，反過來成為圖經參考的來源。

（責任編輯：陳卉秀）

[176] 劉鵬、沈蕾，〈從收藏印鑑一窺吳鎮《嘉禾八景圖》的流傳〉，頁69-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1　吳鎮《嘉禾八景圖》自題

勝景者。獨瀟湘八景得其名。廣其傳。惟洞庭秋月。瀟湘夜雨。餘六景皆出於瀟湘之接境。信乎其真為八景者矣。嘉禾吾鄉也。豈獨無可攬可采之景歟？閒圖經。得勝境八。亦足以梯瀟湘之趣。筆而成之圖。拾俚語。倚錢塘潘閬仙酒泉子曲子寓題云。至正四年歲甲申冬十一月陽生日書於橡林舊隱 梅花道人鎮頓首

空翠風煙。在縣西二十七里。檇李亭後。三過堂之北。空翠亭邊圍竹可十餘畝。本覺僧剎也。
萬壽山前。屹立一亭名檇李。堂陰數畝竹涓涓。空翠隕風煙。騷人隱士留題詠。紅塵不到蒼苔徑。子瞻三過見文師。壁上有題詩。

龍潭暮雲。在縣西通越門外三里。三塔寺前。龍王祠下。水急而深。遇旱則祈於此。時有風濤可畏。
三塔龍潭。古龍祠下千年跡。幾番殘燬喜猶存。靜勝獨歸僧。陰森一徑松杉夜。樓閣層層曜金碧。祈豐禱旱最通靈。祠下暮雲生。

鴛湖春曉。在縣西南三里真如寺北。城南澄海門外。
湖合鴛鴦。一道長虹橫跨水。涵波塔影見中流。終日射漁舟。彩雲依傍真如墓。長水塔前有奇樹。雪峰古甃冷於秋。策杖幾經遊。

春波煙雨。在嘉禾東春波門外。舊日高氏圃中煙雨樓。
一掌春波。蠶蠶醝帆鬧如市。昔年煙雨最高樓。幾度暮雲收。三賢古蹟迷歧路。窣堵玲瓏插濠罟。荷花裊裊間菰蒲。依約小西湖。

月波秋霽。在縣西城堞上。下嵌金魚池。昔李氏廢圃也。
粉堞危樓。閣下波光搖月色。金魚池畔草蒙茸。荒圃瞰樓東。亭亭遙峙梁朝檜。屈曲槎牙接蒼翠。獨憐天際欠青山。卻喜水迴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閘奔湍。
在加禾北望吳門外。端平橋之北衫青閘。
三閘奔湍。一塘遠接吳淞水。兩行垂柳綠如雲。今古送行人。買妻恥醮藏羞墓。秋茂郵亭遞書處。語逢樵子莫呼名。驚起墓中靈。

胥山松濤。在縣東南十八里。德化鄉山約百餘畝。荷鍤翁墓。其下子晉古蹟也。
百畝晉峰。道是子胥磨劍處。嶙峋白石幾番童。時有白狐蹤。山前萬千長身樹。下有高人琴劍墓。週迴蒼薈四時青。終日戰濤聲。

武水幽瀾。在縣東三十六里。武水北。
一甃幽瀾。景德廊西苔蘚合。茶經第七品。其泉清冽有靈源。亭間梁棟書題滿。翠竹瀟森映池館。門前一水接華亭。魏武兩其名。

幽瀾泉乃嘉禾八景之一。而亭將摧。在山師欲改作而力不暇給。惟展圖者思有以助之。亦清事也。梅花道人鎮勸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2　吳鎮《嘉禾八景圖》題跋

次第古詩八章。奉題嘉禾八景用呈在山老師一粲。大梁辛敬頓首

秋陰覆野水。暝色帶高城。萬古風雨餘。滿軒空翠生。（空翠風煙）
昔人會心處。華落徒縱橫。勝事嘆千載，焉用此高名。

諸溪駛奔湍。神物出其下。浩劫上浮雲。中宵走雷雨。（龍潭暮雲）
吾嘗隱廬阜。飛瀑孤絶處。對此發幽期，長吟度秋浦。

落日湖上行。風吹湖水明。芙渠未出水。鴛鴦空復情。（鴛湖春曉）
佳人翠袖薄。公子彩舟輕。暗憶題詩處。花絮滿春城。

昔賢讀書處。今人採樵路。煙雨暗春波。江鷗迷處所。（春波煙雨）
山遙數峰出。洲隱十騶去。應有倚樓人。天長望汀樹。

孤城何迢迢。飛棟上咫尺。初月照江波。吳船夜吹篴。（月波秋霽）
秋清野寺靜。露下蘋洲碧。不見放魚人。疏鐘起遙夕。

怒濤來修渠。西出吳門道。官家嚴水利。蓄洩何草草。（三閘奔湍）
洞庭霜橘晚。震澤鱸魚早。從此具扁舟。長學渭中老。

榜舟趨南山。飛蓋轉賦甸。登高望吳越。擊鼓馳觴讌。（胥山松濤）
靈颸振巖角。飛雨洒石面。欲弔子胥魂。歌長淚如霰。

古寺閟幽敞。清涼生道心。澄源既不昧。萬象自浮沉。（武水幽瀾）
龍吟珠光曉。鳥度菱花深。上人散華處。時復一來尋。

武水幽瀾亭。泉品在第七。新開縣街好。當作景之一。（武水幽瀾）
維南有胥峰。突起平田中。是誰磨劒石。化此青芙蓉。（胥山松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城陰古三閭。既廢尚遺趾。細雨遠帆來。持錢揖津吏。（三閘奔湍）
風光水西頭。黃衣豈淄流。惟餘此陳迹。千古爽溪流。（月波秋霽）
春波遶城綠。行舟亂鷗鷺。宣公石梁在。疇能繼芳躅。（春波煙雨）
重湖浸南陌。飛來雙錦鴛。棹歌驚不起。烟雨自江邨。（鴛湖春曉）
龍淵三窣堵。靈祠挾其右。鐘聲隔林莽。行人重回首。（龍潭暮雲）
檇李古名郡。作亭當寺門。題詩三過後。爽氣猶生存。（空翠風煙）
怪底梅沙彌。多寫僧房景。問我詩中禪。都成影中境。
雲東仙館裏。一紙千金酬。況皆此鄉人。扁舟憶同遊。
而今同翰畫。此景亦增價。羣鴉翻墨池。斜陽未西下。
久之志乘書。徒有八者名。誰當補其逸。因之良感情。
成化十五年己亥秋七月廿六日書於江南水竹邨上桐邨老牧時年七十有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3

	城社	鄉里	鎮市	山阜	湖泖（水附）	浦澱	溪潭	涇溝	堰閘	郵置—急遞鋪
嘉禾百詠										
1	檇李城	長水鄉		胥山	澉湖		天星河	梧桐涇	衫青堰	
2	射襄城			殳山	鴛鴦湖		穆溪	馬塘涇	馬塘堰	
3	四城 崇德				長水		韭溪			
4	何城 崇德				谷水		雙溪			
5	由拳廢縣				秀水		白龍潭			
6					范蠡湖		月壕			
7					汾湖		龍舌頭			
8					柘湖		茶溪			
9					天心湖		禦兒溪			
10										
11										
12										
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橋樑	樓閣	堂館	亭宇	寺院	宮觀	祠廟	古蹟	塚墓	其他
宣公橋	披雲閣	惠明堂	河內亭	真如院	天慶觀	福順廟	靈光井	施墓	村門口
五柳橋	景龍樓	三過堂	嘉禾亭	雪峰庵		昌武廟	幽瀾泉	衛墓	鳳凰洲
百步橋	煙雨樓		列岫亭	景德禪院		楊姑廟	嘉禾墩	劉伶墓	南塢
跨塘橋	月波樓		水心亭	三塔		徐偃王廟	古戰場	嚴忌墓	白蓮沼
菩薩橋			樂郊亭	學繡塔		曹使君祠	讀書堆	朱買臣墓	紅薇逕
竹橋			會景亭	水陸院		高使君祠	簡齋	周都官墓	芙蓉塘
白苧橋			海棠亭	泗州庵		寥陽殿	陳賢良隱居	蘇小小墓	漁溆
			桃花亭	雲門家舍		霍將軍廟	徐長者園	羞墓	淨相佳李
			仙鶴亭	白蓮上方			趙老園		符姥瑞竹
			懷蘇亭	普濟院					徐家莊
				兜率寺					
				姜庵					
				寂照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城社	鄉里	鎮市	山阜	湖泖（水附）	浦澱	溪潭	涇溝	堰閘	郵置—急遞鋪
嘉禾八景										
1			魏塘	胥山	鴛湖	乍浦	白龍潭		衫青閘	秋茂鋪
2				秦住山	鴈湖		爽溪		上閘	
3				雲間九峰	馬場湖				下閘	
4				洞庭山	震澤					
5					武水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橋樑	樓閣	堂館	亭宇	寺院	宮觀	祠廟	古蹟	塚墓	其他
雙湖橋	煙雨樓	三過堂	空翠亭	本覺禪寺		龍王祠	梁朝檜	彩雲墓	金魚池
放生橋	月波樓	三賢堂	檇李亭	景德禪寺		五龍廟	雪峰井	羞墓	萬壽山
宣公橋	華光樓	存吾堂	荷鍤亭	三塔		梓潼祠	幽瀾泉	荷鍤翁墓	
端平橋			聽雪亭	真如塔		陸贄祠	子胥試劍石	高人琴劍墓	
				長水法師塔		白石祠	石龜		
				金明寺		施侯祠	高氏圃		
				水西寺					
				祥符寺					
				仁壽寺					
				天福寺					
				楞嚴塔院					
				九品觀					
				吳江塔					
				景德教寺					
				吉祥大聖寺					
				濠罟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宋）王象之
《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
（清）卞永譽
《書畫彙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7-8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簡稱《四庫全書》）
（元）仇遠
《山村遺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19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明）田汝成
《西湖遊覽志》，收入《四庫全書》，第58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清）史簡
《鄱陽五家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第1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清）司能任修，屠本仁纂
《嘉慶嘉興縣志》，1801年刻本，愛如生中國方志庫。
（清）江峰青等
《光緒嘉善縣志》，光緒十八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1。
（明）朱存理
《珊瑚木難》，1849年刻本，據崇禎元年（1628）抄本。
（清）朱彝尊
《曝書亭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317-13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明）李日華
《六研齋筆記》，收入《四庫全書》，第86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六研齋筆記・三筆》，收入《四庫全書》，第86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味水軒日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20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明）李蓘
《元藝圃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第8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明）李賢
《明一統志》，收入《四庫全書》，第472-47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古穰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2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清）何銑修；王庭、徐發纂
《康熙嘉興縣志》，1685年刻本，愛如生中國方志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沈季友
《檇李詩繫》，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第1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明）佚名
《秘閣元龜政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明）汪砢玉
《珊瑚網》，收入《四庫藝術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清）吳仰賢
《小匏庵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0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清）阮元
《兩浙金石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10-91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明）宋濂等修
《元史》，收入《四部備要・史部》，第218-227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
（明）柳琰纂修
《弘治嘉興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79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明）姚桐壽
《樂郊私語》，收入《歷代筆記小說集成》，第28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明）郁逢慶
《書畫題跋記》，收入《四庫全書》，第8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清）紀昀等
《四庫全書總目》，收入《四庫全書》，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明）徐溥等
《明會典》，收入《四庫全書》，第617-6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元）徐碩纂；單慶修；嘉興市地方志辦公室校
《至元嘉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元）釋祥邁
《大元至元辨偽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77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元）孫作
《滄螺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2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清）章楹
《諤崖脞說》，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張豫章
《御選四朝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第8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清）陳元龍
《御定歷代賦彙補遺》，收入《四庫全書・集部》，第1419-14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元）陶宗儀
《南村輟耕錄》，收入《元明筆記史料叢刊》，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
（清）盛楓
《嘉禾徵獻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元）黃溍
《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明）趙瀛修；趙文華纂
《嘉靖嘉興府圖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91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南宋）樓鑰
《攻媿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元）鄭元祐
《僑吳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2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元）劉仁本
《羽庭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2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明）劉基
《誠意伯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317-3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明）劉應軻修；沈堯先纂
《萬曆嘉興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明）韓昂
《圖繪寶鑑續編》，收入《中國畫學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明）羅炌修；黃承昊纂
《崇禎嘉興縣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北宋）蘇轍
《欒城後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第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元）釋覺岸
《釋氏稽古略》，收入《四庫全書》，第10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顧嗣立
《元詩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第1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近人論著

小川裕充著；黃立芸等譯
2017 《臥遊：中國山水畫的世界》，臺北：石頭出版社。
Ogawa, Hiromitsu; Huang, Li-yun, et al., trans.
2017 *Woyou: Zhongguo shanshuihua de shijie* (Traveling in the Mind: The World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s), Taipei: Rock Publishing.
方豪
1970 〈宋「祥符州縣圖經」初探〉，《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期，頁57-70。
Fang, Hao
1970 "Song 'Xiangfu zhouxian tujing' chuta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Song "Prefecture and County Map Guides (tujing) of the Xiangfu Reign")," *Bulletin of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 2, pp. 57-70.
王次澄
1999 〈吳鎮題畫詩初探〉，《中國古代文學研究》，2期，頁135-166。
Wang, Tzi-cheng
1999 "Wu Zhen tihuashi chuta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Wu Zheng's Poetic Inscriptions on Paintings)," in *Zhongguo gudai wenxue yanjiu* (Studie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no. 2, pp. 135-166.
石守謙
2002 〈勝景的化身—瀟湘八景山水畫與東亞的風景觀看〉，收於《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臺北：允晨文化，頁129-134。
Shih, Shou-chien
2002 "The Embodiment of Famous Sights: Paintings of the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and Landscape Viewing in East Asia," in *The Moving Peach Blossom Land: Landscape Painting in the East Asia World*, Taipei: Asian Culture Press, pp. 129-134.
石守謙、葛婉章編
2001 《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Shih, Shou-chien, and Wan-zhang Ge, eds.
2001 *Age of the Great Khan: Pluralism in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under the Mongols*,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池田溫
1975 〈沙州圖經略考〉，收於《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頁33-1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keda, On
1975 "Sasu zukyo ryakuko (A Brief Study on Shazhou Map Guide (tujing)," in *Studies in Asian History Dedicated to Prof. Kazuo Enoki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Tokyo: Yamakawa Shuppansha, pp. 33-101.
衣若芬
2013 《雲影天光：瀟湘山水之畫意與詩情》，臺北：里仁書局。
Yi, Ruo-fen
2013 *Of Cloud Shadows and Celestial Light: Poems and Paintings of the Landscape of Xiao Xiang*, Taipei: Le Jin Books.
朱靖宇
1994 〈「八景」的源流〉，《北京政協》，8期，頁42。
Zhu, Jing-yu
1994 "'Bajing' de yuanliu (Origins of the Eight Views)," *Beijing Zhengxie*, no. 8, p. 42.
李傑榮
2015 〈吳鎮《嘉禾八景圖》—介於地圖與山水畫之間〉，《中國美術研究》，2期，頁47-56。
Li, Jie-rong
2015 "Wu Zhen Jiahe bajing tu: Jieyu ditu yu shanshuihua zhijian (Wu Zhen's *Eight Views of Jiahe*: Between Maps and Landscape Paintings)," *Research of Chinese Fine Arts*, no. 2, pp. 47-56.
李德塤
1989 〈吳鎮《嘉禾八景》圖題跋考識〉，《齊魯藝苑》，3期，頁22-25、51。
Li, De-xun
1989 "Wu Zhen Jiahe bajing tu tiba kaoshi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s on Wu Zhen's *Eight Views of Jiahe*)," *Qilu Realm of Arts*, no. 3, pp. 22-25, 51.
李正春
2015 〈論唐代景觀組詩對宋代八景詩定型化的影響〉，《蘇州大學學報》，6期，頁167-172。
Li, Zheng-chun
2015 "Lun Tangdai jingguan zushi dui Songdai bajingshi dingxinghua de yingxiang (The Influence of Tang Sets of Landscape Poems o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Eight-View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6, pp. 167-172.
沈紅梅
2012 《項元汴書畫典籍收藏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Sheng, Hong-mei
2012 *Xiang yuanbian shuhua dianji shoucang yanjiu* (Study on Xiang Yuanbian's Collec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f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Books),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吳秋野

2013 〈《蜀川圖》繪製與仿製的年代及作者考〉,《書畫藝術學刊》, 14期，頁89-109。

Wu, Qiu-ye

2013 "Exploring the Author, Painted and Imitated Times of the Shu River," *Thesis of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o. 14, pp. 89-109.

吳藕汀

2010 《鴛湖煙雨》, 北京：中華書局。

Wu, Ou-ting

2010 *Yuanhu yanyu* (Yuan Lake in Mist and Ra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吳靜康

2001 〈讀趙孟頫《義士吳公墓銘》〉, 收入政協嘉善縣文史委員會編,《吳鎮研究論文選》, 嘉善縣文史資料第15輯。

Wu, Jing-kang

2001 "Du Zhao Mengfu yishi wugong muming (Reading Zhang Mengfu's Epitaph on the Righteous Wu)," in Jiashan CPPCC Committee 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ed., *Wu Zhen yanjiu lunwen xuan* (Essays of Studies on Wu Zheng), Jiashan xian wenshi ziliao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Archives of Jiashan County), vol. 15.

巫鴻著；肖鐵譯

2012 《廢墟的故事》, 上海：人民出版社。

Wu, Hung; Xiao, Tie, trans.

2012 *A Story of Ruins: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余輝

1995 〈吳鎮世系與吳鎮其人其畫〉,《故宮博物院院刊》, 4期，頁51-57。

Yu, Hui

1995 "Wu Zhen shixi yu Wu Zhen qiren qihua (Wu Zhen's Genealogy, Life, and Painting),"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4, pp. 51-57.

林開世

2007 〈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新史學》, 18卷2期，頁1-60。

Lin, Kai-shyh

2007 "Presen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Local Gazetteers: The Case of the Gazetteer of Kavalan Subprefecture," *New History*, vol. 18, no. 2, pp. 1-60.

板倉聖哲

2012 〈明代前期畫壇與雪舟〉, 收入浙江省博物館編,《明代浙派繪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頁283-2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takura, Masaaki

2012 "Mingdai qianqi huatan yu Xuezhou (Early Ming Painters and Sesshu)," in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ed., *Mingdai zhepai huihua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Zhe School Painting of the Ming Dynasty),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pp. 283-295.

姚立軍

1990 〈吳鎮與太湖〉，收入嘉善縣政協文史委員會、嘉善縣志辦公室、嘉善縣吳鎮紀念館編，《吳鎮史料之三》，頁51-65。

Yao, Li-jun

1990 "Wu zhen yu tai hu (Wu Zhen and Lake Tai)," in Jiashan CPPCC Committee 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Jiashan Office of County Gazetteer, and Jiashan Wu Zhen Museum, eds., *Wu zhen shiliao zhi san*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Wu Zhen, vol. 3), pp. 51-65.

姜斐德

2009 《宋代詩畫中的政治隱情》，北京：中華書局。

Murck, Alfreda

2009 *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姜永帥

2016 〈從「瀟湘八景圖」到「紀游圖」—中國繪畫史上一個關於畫意轉換的案例〉，《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1期，頁47-53。

Jiang, Yong-shuai

2016 "From 'Eight Views of the Xiao and Xiang Rivers' to 'Recording and Traveling Painting'—A Case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inting Sense in Chinese Painting History,"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 Fine Arts and Design*, no. 1, pp. 47-53.

徐小虎著；劉智遠譯

2011 《被遺忘的真跡：吳鎮書畫重鑑》，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Stanley-Baker, Joan; Liu, Zhi-yuan, trans.

2011 *Old Masters Repainted: Wu Zhen (1280-1354): Prime Objects and Accretions*, Taipei: Artco Books.

高居翰著；宋偉航等譯

1994 《隔江山色：元代繪畫（1279－1368）》，臺北：石頭出版社。

Cahill, James; Song, Wei-hang, et al., trans.

1994 *Hills Beyond a River: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Yüan Dynasty*, 1279-1368,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翁萬戈

2018 《萊溪居讀王翬長江萬里圖》，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eng, Wan-go H. C.
2018 *Laixiju du Wang Hui* zhangjiang wanli tu (Reading Wang Hui's "Ten Thousand Li of the Yangzi River" in Laixiju Studio), Shanghai: Shanghai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婁瑋
2002 〈姚綬書畫藝術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 第4期，頁22-31。

Lou, Wei
2002 "Yao Shou shuhua yishu chuta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Yao Shou'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4, pp. 22-31.

孫少飛
2015 〈論忽必烈、楊璉真加與江南佛教〉,《浙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4卷5期，頁400-406。

Sun, Shao-fei
2015 "Discussion on Kublai Khan, Yang Lian-zhen-jia and Southern Buddhism," *Journa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34, no. 5, pp. 400-406.

梅韻秋
2014 〈明代王世貞《水程圖》與圖畫式紀行圖的成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36期，頁109-176、257。

Mei, Yun-chiu
2014 "Wang Shizhen's Visual Documentary of His Journey through the Grand Canal: A Pictorial Turn in Travel Writing during the Ming,"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36, pp. 109-176, 257.

張國淦
1962 《中國古方志考》，上海：中華書局。

Zhang, Guo-gan
1962 *Zhongguo gu fangzhi kao*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Gazetteers),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張偉
2012 〈潘閬研究〉, 遼寧：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Zhang, Wei
2012 "A Study on Pan Lang," Liaoning: Master's thesi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章暉、白謙慎
2014 〈清初父子收藏家張若麒和張應甲〉,《新美術》, 8期，頁37-48。

Zhang, Hui, and Qian-shen Bai
2014 "Qing chu fuzi shoucangjia Zhang Ruoqi he Zhang Yingjia (Early Qing Father and Son Collectors—Zhang Ruoqi and Zhang Yingjia)," *New Arts*, no. 8, pp. 37-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高華
2006 〈再論元代河西僧人楊璉真加〉，《中華文史論叢》，4期，頁159-180。
Chen, Gao-hua
2006 "Zailun yuandai hexi sengren yanglianzhenjia (Revisiting Yang Lianzhenjia, a Buddhist Monk in the Hexi Region of the Yuan Dynasty),"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 4, pp. 159-180.
陳擎光
1983 《元代畫家吳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Chen, Qing-guang
1983 *Yuandai huajia Wu Zhen* (The Yuan Painter Wu Zhen),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黃燕生
1988 〈中國歷代方志概述〉，來新夏主編，《中國方志綜覽》，合肥：黃山書社。
Huang, Yan-sheng
1988 "Zhongguo lidai fangzhi gaishu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Gazettee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in Xin-xia Lai, ed., *Zhongguo fangzhi zonglan* (An Overview of Chinese Gazetteers),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黃敏枝
1989 〈宋代佛教寺院的體制並兼論政府的管理政策〉，收入《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301-348。
Huang, Min-chih
1989 "Songdai fojiao siyuan de tizhi bing jianlun zhengfu de guanli zhengce (The System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the Government's Management Policies in the Song Dynasty)," in *Songdai fojiao shehui jingji shi lunji* (Essays on the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he Song Dynasty),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Inc., pp. 301-348.
黃啟江
2009 〈泗州大聖僧伽傳奇新論—宋代佛教居士與僧伽崇拜〉，收入《泗州大聖與松雪道人：宋元社會菁英的佛教信仰與佛教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13-80。
Huang, Chi-chiang
2009 "Sizhou dasheng sengqie chuanqi xinlun: Songdai fojiao jushi yu sengqie chongbai (Revisiting the Legend of Sengqie, the Great Saint of Sizhou: Lay Buddhists and the Cult of Sengqie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n *Sizhou dasheng yu songxue daoren: Song Yuan shehui jingying de fojiao xinyang yu fojiao wenhua* (The Great Saint of Sizhou and the Pine-Snow Taoist: A Study of Buddhist Beliefs and Culture among the Elite Class during the Song-Yuan Period),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Inc.
萬木春
2007 《味水軒裏的閑居者：萬曆末年嘉興的書畫世界》，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n, Mu-chun
2007 *Weishuixuan li de xianju zhe: Wanli monian jiaxing de shuhua shijie* (The Idler in Weishui Chamber: The Communit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Jiaxing during the Late Years of the Wanli Era), Hangzhou: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楊遠
1975 〈嘉興縣沿革考〉,《新亞書院學術年刊》, 17期，頁57-65。
Yang, Yuan
1975 "Jiaxing xian yange kao (The History of Jiaxing County)," *New Asia College Academic Annual*, no. 17, pp. 57-65
嘉興市城鄉規劃建設管理委員會
2017 《嘉興市地圖集》, 上海：中國地圖出版社、中華地圖學社。
Jiaxing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2017 *Jiaxing shi ditu ji* (Atlas of Jiaxing), Shanghai: SinoMaps Press, Chinese Map Publishing House.
劉鵬、沈蕾
2015 〈從收藏印一窺吳鎮《嘉禾八景圖》的流傳〉,《美苑》, 4期，頁66-71。
Liu, Peng, and Lei Shen
2015 "Cong shoucang yin yikui Wu Zhen Jiahe bajing tu de liuchuan (Reconstructing the Collecting History of Wu Zhen's *Eight Views of Jiahe*)," *Meiyuan*, no. 4, pp. 66-71.
龍池清
1977 〈明太祖的佛教政策〉, 收入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六：明清佛教史篇》, 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頁1-16。
Ryuchi, Kiyoshi
1977 "Ming taizu de fojiao zhengce (Ming Emperor Taizu's Policy on Buddhism)," in Man-tao Zhang, ed., *Zhongguo fojiao shi lunji 6: Ming Qing fojiao shi pian* (Essays on Chinese Buddhist History Series 6: Ming and Qing Buddhist History), Taipei: Mahayana Cultural Press, pp. 1-16.
瀧精一
1932 〈吳鎮嘉禾八景に就て〉,《國華》, 500期，頁194-204。
Taki, Seiichi
1932 "On Wu Zhen's *Eight Views of Jiahe*," *Kokka,* no. 500, pp. 194-204.
藍勇
1999 〈宋《蜀川勝概圖》考〉,《文物》, 4期，頁54-58。
Lan, Yong
1999 "Song *Shuchuan shenggai tu* kao (A Study of the Song Handscroll The Shu River),"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54-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ol, Peter

2001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2, no 1, pp. 37-76.

2003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4, no. 2, pp. 1-50.

Fu, Li-tsui Flora

2009 *Framing Famous Mountains: Grand Tour and Ming-shan Painting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Ganza, Kenneth

1986 “A Landscape by Leng Ch’ien and the Emergence of Travel as a Theme in Four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vol. 21, no. 3, pp. 1-17

Hartwell, Robert

1982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2, no. 2, pp. 365-442.

Hymes, Robert P.

1986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rck, Alfreda

2000 *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Orell, Julia C.

2011 *Picturing the Yangzi River in Southern Song China (1127-1279)*, Chicago: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2、4、7　圖版取自網路https://theme.npm.edu.tw/exh104/90Collecting/ch/page-3.html#main（檢索日期：2019年3月20日）

圖3、5、6、8　筆者根據吳鎮《嘉禾八景》圖文及嘉興地方志等文獻考證景點位置。香港大學建築學院中國城市與建築研究中心博士生穆燕潔利用ArcGIS軟件電腦繪圖。

圖9　圖版取自網路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4fdb690102ux9a.html（檢索日期：2019年3月20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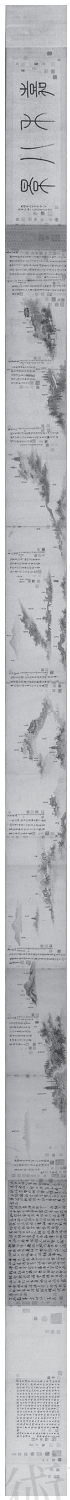


圖1　吳鎮　《嘉禾八景圖》　1344年　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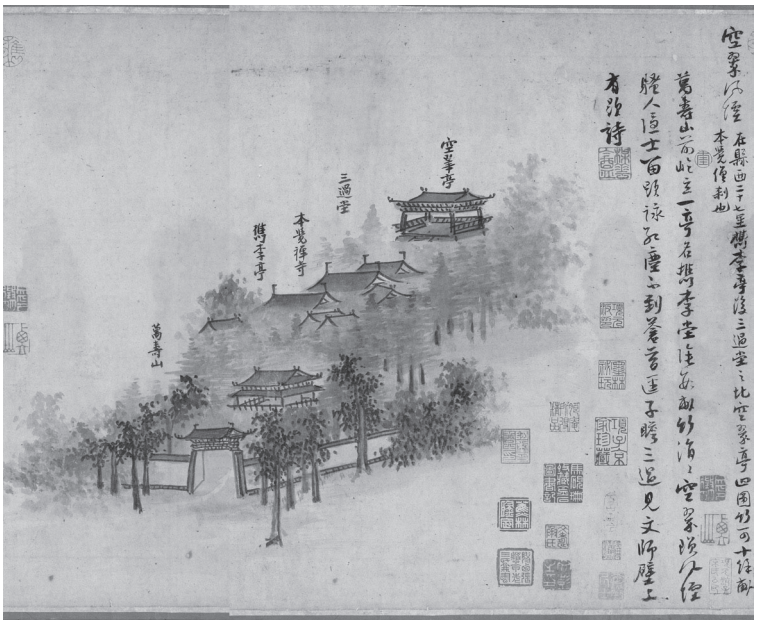


圖2-1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空翠風煙」



圖2-2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龍潭暮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3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鴛湖春曉」



圖2-4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春波煙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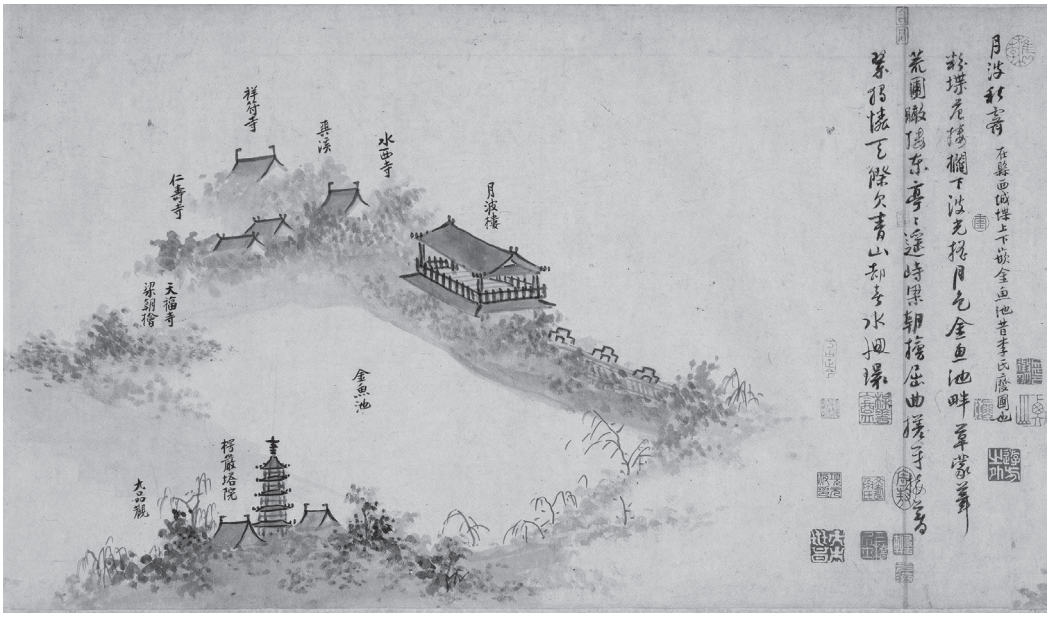


圖2-5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月波秋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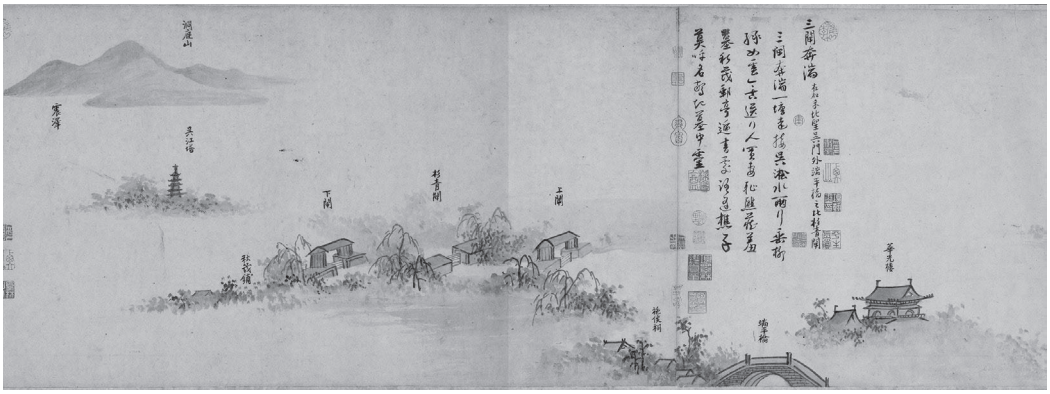


圖2-6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三閘奔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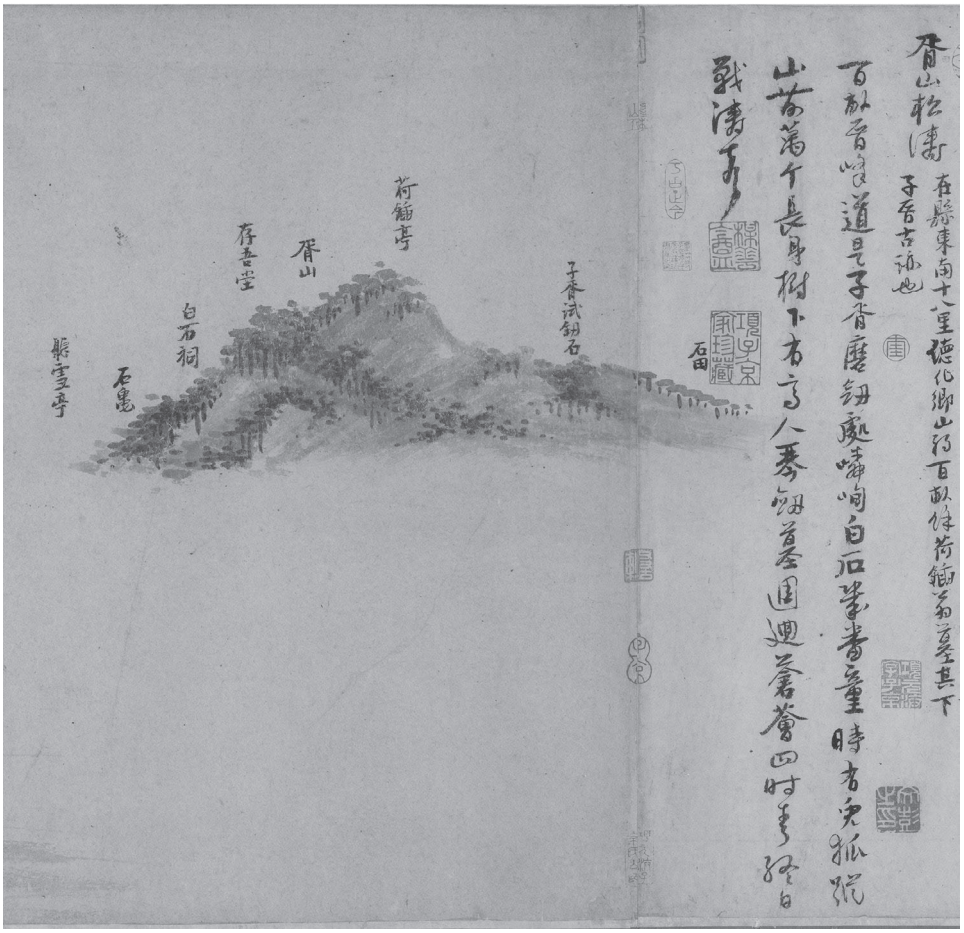


圖2-7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胥山松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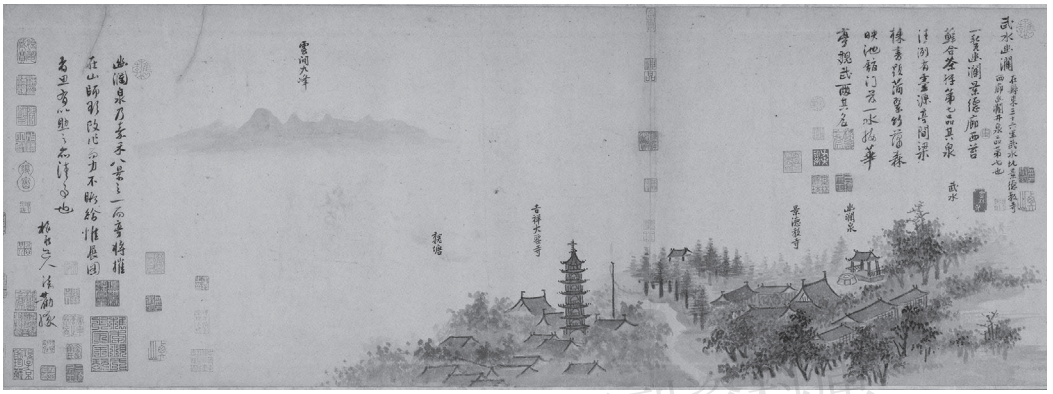


圖2-8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武水幽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1 第一景「空翠風煙」方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2　第二景「龍潭暮雲」方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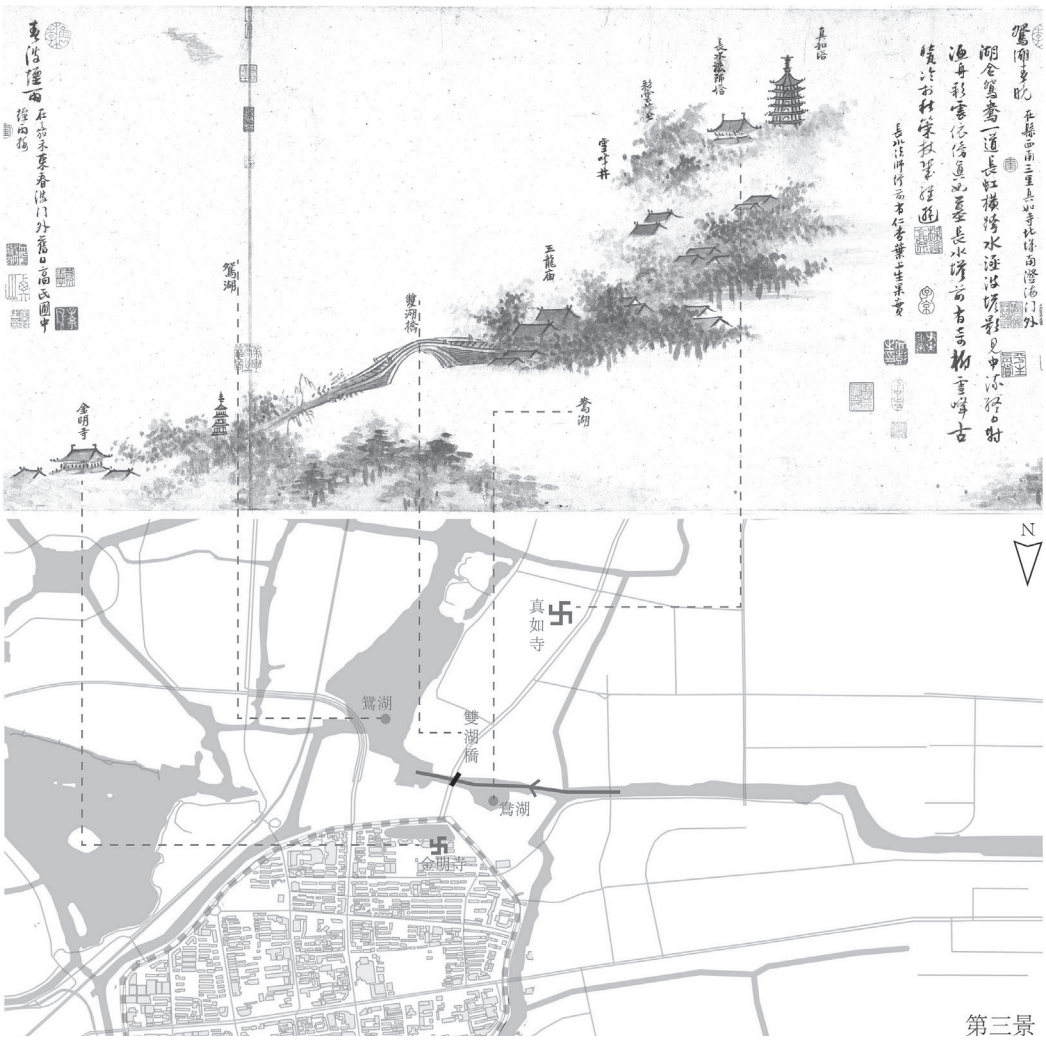


圖3-3 第三景「鴛湖春曉」方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4　第四景「春波煙雨」方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5 第五景「月波秋霽」方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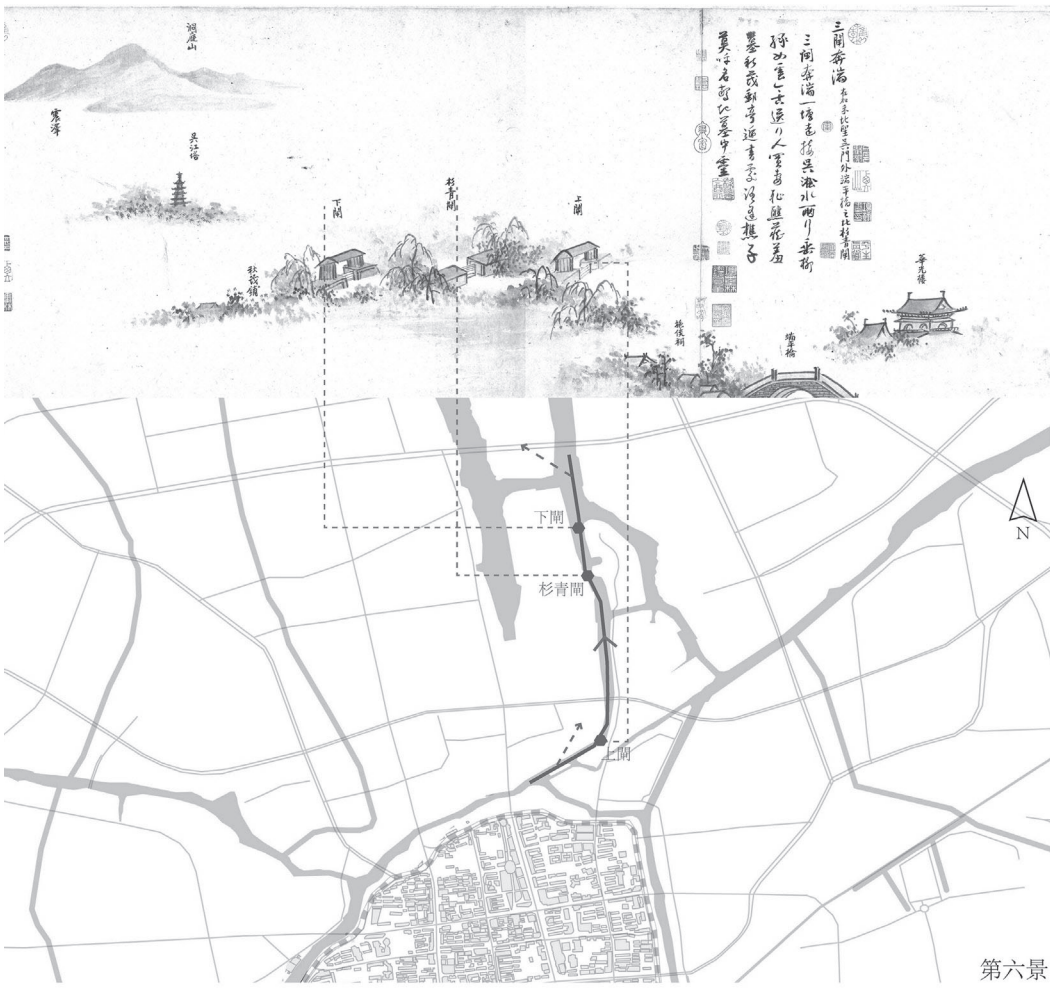


圖3-6　第六景「三閘奔湍」方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7 第七景「胥山松濤」方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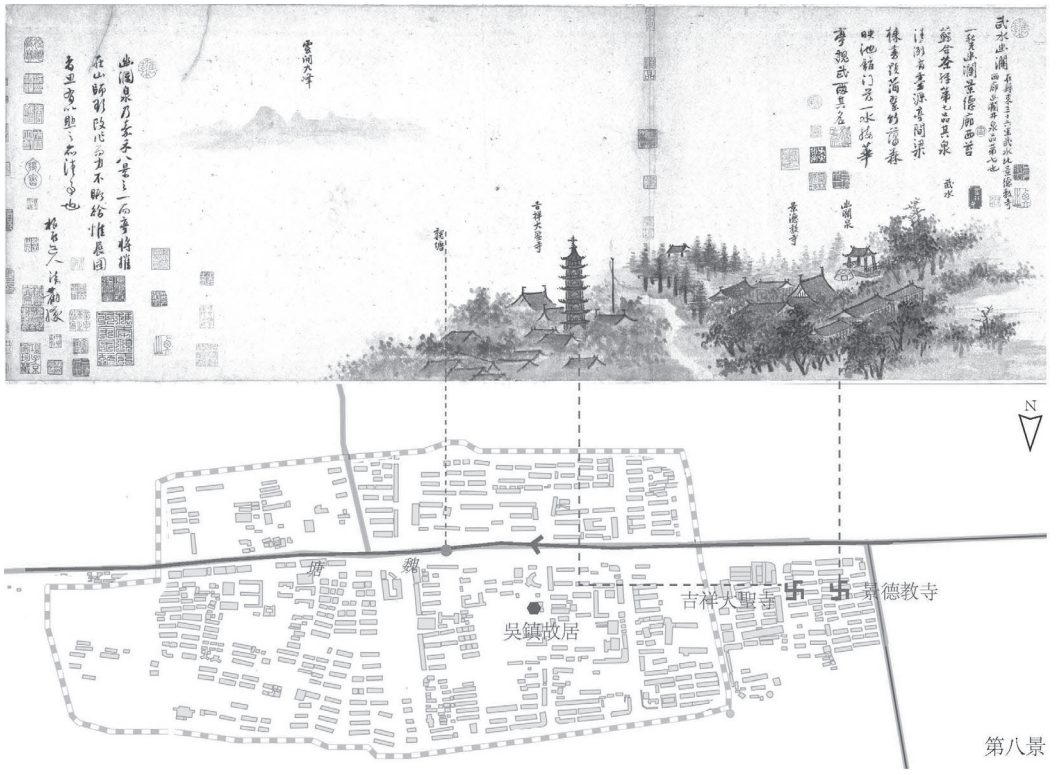


圖3-8　第八景「武水幽瀾」方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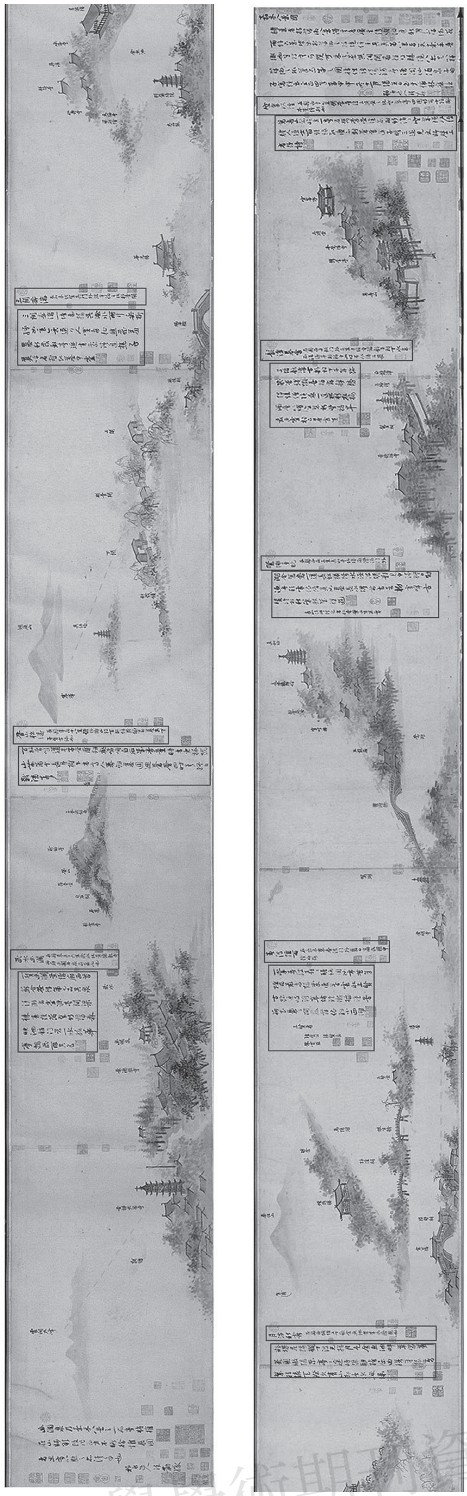


圖4 吳鎮 《嘉禾八景圖》 題文題詞及構圖分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　嘉興主要水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
Legend
路線一
路線二
路線三
路線四
北門
江浦橋
鹽館
鹽倉
鹽埕
鹽埕橋
鹽埕街
鹽埕路
大仙寺
武德殿
神社
公會堂
范蠡祠
鹽埕橋
鹽埕街
鹽埕路
鹽埕橋
鹽埕街
鹽埕路
鹽埕橋
鹽埕街
鹽埕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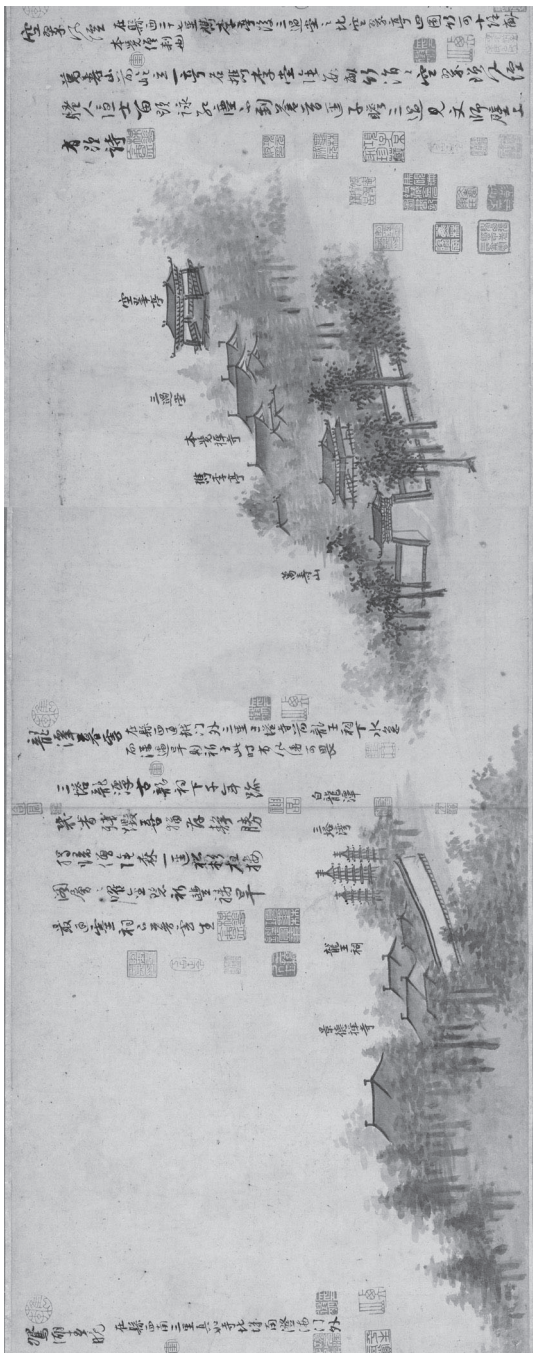


圖7-1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空翠風煙」、「龍潭暮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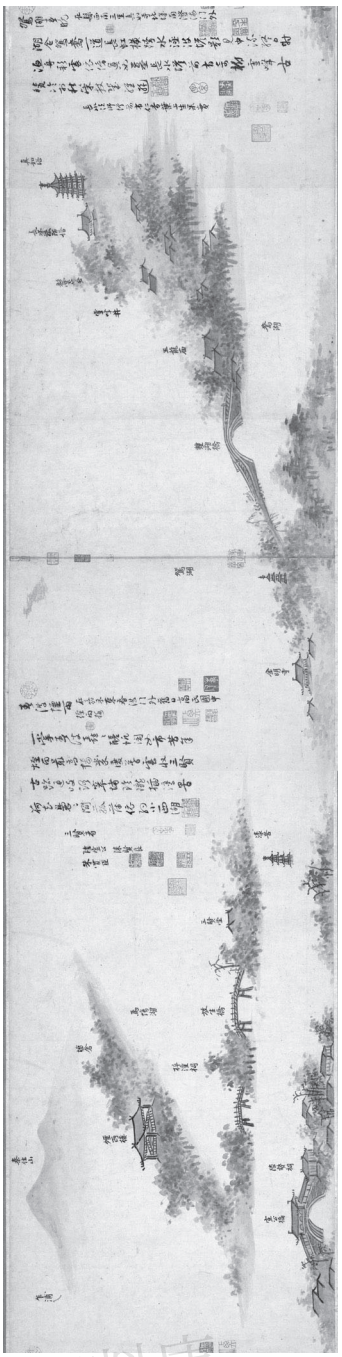


圖7-2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鴛湖春曉」、「春波煙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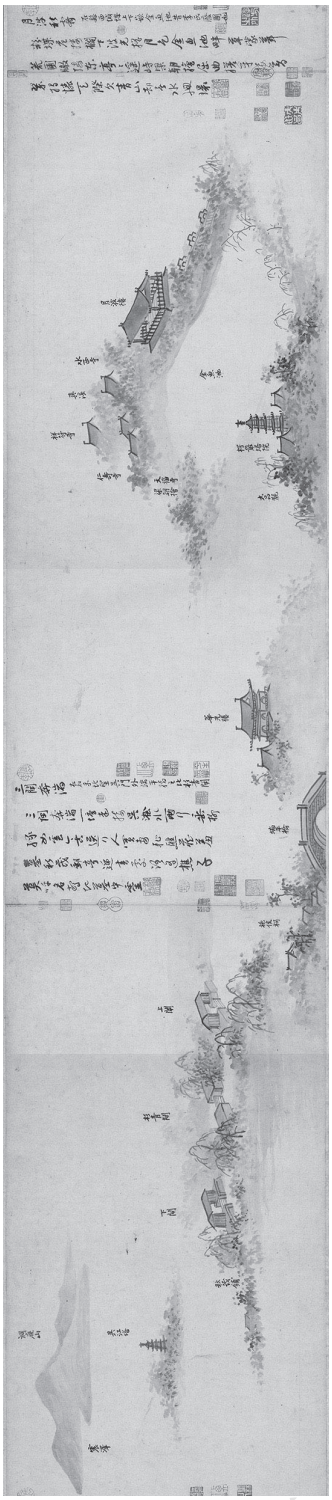


圖7-3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月波秋霽」、「三閘奔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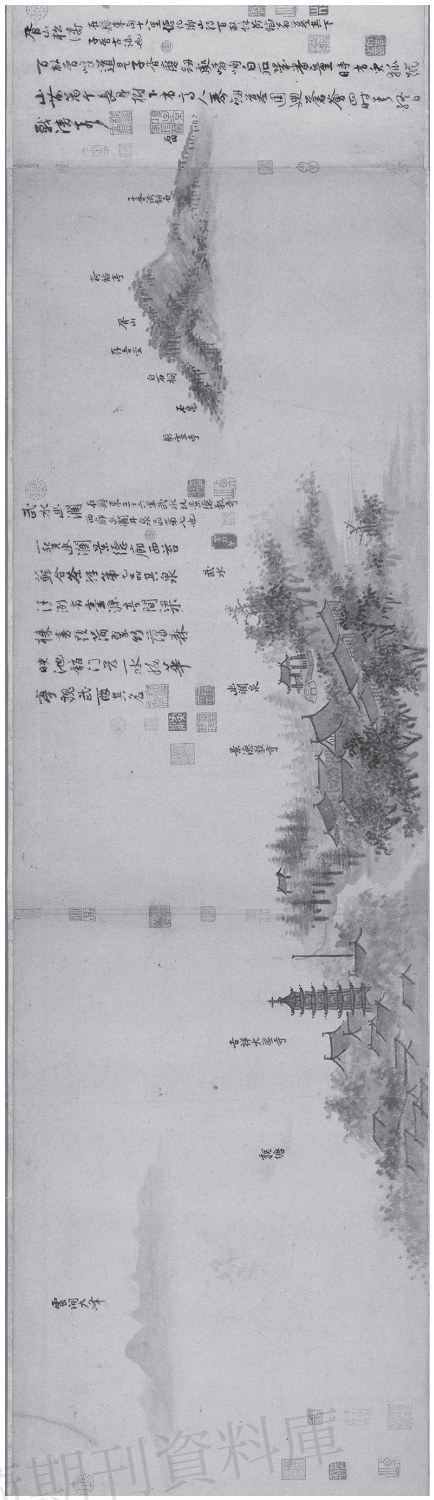


圖7-4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局部 「胥山松濤」、「武水幽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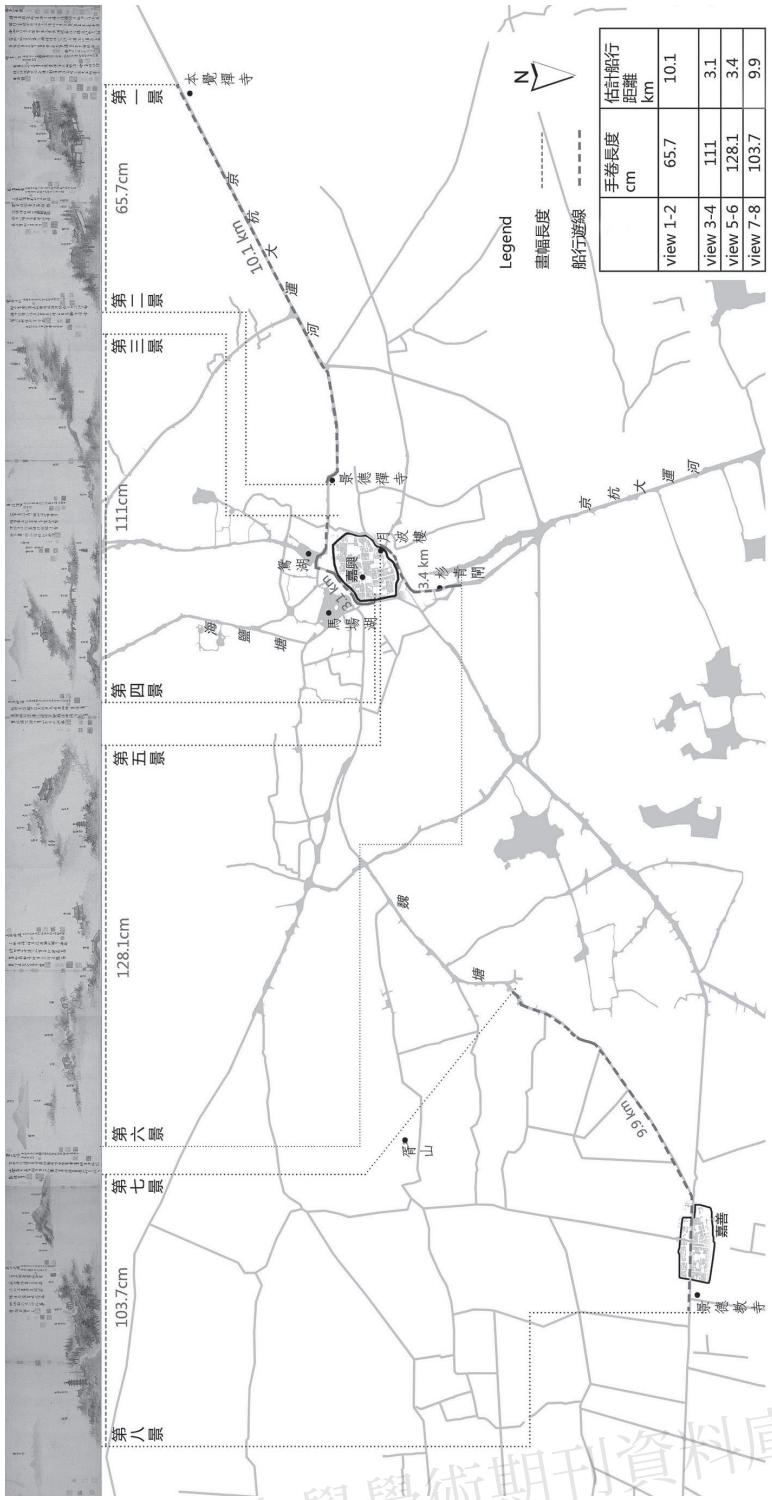


圖8　吳鎮　《嘉禾八景圖》　各景分佈與估計船行距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9 翁雒 《三塔寺圖》 1834年 嘉興博物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ransmitting History through Painting and Touring Jiahe by Boat: The "Eight Views of Jiahe" by Wu Zhen

Fu, Li-tsui
Division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 Zhen's "Eight Views of Jiahe"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pictorial tradition of the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ts map-like representation has also attracted much scholarly attention. However, the implication of the concern with local culture, as reflected in Wu Zhen's own inscriptions on the painting, has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This essay proposes that local identity was in fact the nexus that integrated the creation of the scroll, the choice of texts and images, the design and arrangement of composition, and the conveyance of meanings and functions. This perspective not only helps to uncover the artist's intention in recording the local history of Jiahe through painting, but also reveals the embedded design of the scroll's composition as four interrelated water routes for touring his home town.

Keywords: Wu Zhen, Eight Views of Jiahe, gazetteer, Jiaxing's water rout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